

## 透過夏漢對譯語料測度西夏人的認知概念： 從西夏文本《六韜》以𐵄𐵆𐵈<sup>1</sup> ljuw<sup>1</sup> 翻譯「芒間相去」談起\*

林英津

中央研究院

根據西夏人以西夏語編寫的語言學工具書，《文海》和《同音》，西夏語的𐵄𐵆𐵈<sup>1</sup>具有“念誦”、“行列”兩類語義。我們確實經常在夏漢對譯文獻，翻譯佛經看到，𐵄𐵆𐵈<sup>1</sup>與漢語借詞𐵇 do<sup>1</sup>「讀」連用，𐵇𐵄 do<sup>1</sup> tshj<sup>1</sup>作“讀誦、念誦”解。𐵄𐵆𐵈<sup>1</sup>獨用，對譯梵文的 saṃgīti “合誦”，及世俗文獻也偶見對譯漢語的「誦」，可信其為本語言中表徵“念誦”的語位之一。𐵄𐵆𐵈<sup>1</sup>「誦：讀誦、念誦、合誦」之為概念，可以來自對韻文歌詠的覺察，是人的言語行為，在時間中配分形成的、某種有序的律動模式。

西夏語的𐵄𐵆𐵈<sup>1</sup>表示“行列”的概念，來自世俗文獻的對譯語料不多。西夏語譯《孫子兵法》，以𐵇𐵄𐵆𐵈<sup>1</sup> tshj<sup>1</sup> ljuw<sup>1</sup> “其-營-列-間”對譯「其營相去」；及西夏語譯《六韜》的𐵄𐵆𐵈<sup>1</sup> ljuw<sup>1</sup>，差可相當於原典的「芒間相去」。兩例的𐵄𐵆𐵈<sup>1</sup>都沒有可以直接對譯的漢字，而相當於替代上文名物之詞的單位名詞。經過大量相關對譯語料的觀察，我們推想這樣的𐵄𐵆𐵈<sup>1</sup>未必實指人或事物排列成行；更像是泛指人或事物在空間的分布，其狀態呈現某種規律或秩序。這樣的𐵄𐵆𐵈<sup>1</sup>，應該繫屬於“行列、分布”的語義。

這篇論文想探討的主題之一是，西夏語的𐵄𐵆𐵈<sup>1</sup>同時用以表徵“念誦”、“行列”的語義，可能反映了西夏人移借漢語、漢人常民文化，並自我調適的認知心理。本文以具體的語料，論證西夏人如何理解古典漢語並加以呈現，一定程度乃是取決於西夏語本身的性質。為確實認知西夏語的本質，經由分析語句結構，文中同時檢討了若干西夏語的準語法功能詞。及對部分西夏語動詞的下位範疇分類，本文也提出了暫時性的推論。

關鍵詞：西夏語，書寫形體，語言轉譯，𐵇𐵄𐵆𐵈<sup>1</sup>「讀誦經典」，𐵇𐵄𐵆𐵈<sup>1</sup>「瓔珞數珠」，𐵇𐵄𐵆𐵈<sup>1</sup>「閤門司」，𐵇𐵄𐵆𐵈<sup>1</sup>「列成行」，𐵄𐵆𐵈<sup>1</sup>「芒間」

\* 本文初稿，曾經在語言所例行講論會（2007，11/12）上宣讀。承蒙所內同仁多所賜教，及吳佳盈、齊莉莎女士為英文摘要潤色。投稿後，兩位審查人分從不同的觀點，對本文的主題有所質疑，並提示了懇切的修改建議。再稿因此針對某些質疑做了必要的說明，並於細節處有所調整、及改正初稿若

## 1. 引言

閱讀西夏人以西夏語編寫的語言學工具書，《文海》和《同音》，我們接收到西夏語的 𐞗 tshjɿɿ<sup>1</sup> 應該有“念誦”、“行列”兩項語義。

按西夏語的 𐞗 tshjɿɿ<sup>1</sup>，一般與漢語借詞 𐞗 do<sup>1</sup>「讀」連用，𐞗 𐞗 d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大量見於翻譯佛經、作“讀誦、念誦”解。𐞗 tshjɿɿ<sup>1</sup> 翻譯漢語古籍之“閱讀、瀏覽”的概念，雖然不如 𐞗 do<sup>1</sup> 用的多，如其獨用，𐞗 tshjɿɿ<sup>1</sup> 也對譯漢語的「誦」。如《掌中珠》215 之「入定誦咒」，以 𐞗 tshjɿɿ<sup>1</sup> 翻譯「誦」；《真實名經》471 𐞗 tshjɿɿ<sup>1</sup> 與 𐞗 𐞗 d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形成準同位語 (quasi-apposition)，分別對譯「念誦」與「讀」；及《法華經·法師功德品》以 𐞗 𐞗 lwər<sup>2</sup> tshjɿɿ<sup>1</sup> “經-誦”翻譯「讀誦」。

西夏語的 𐞗 tshjɿɿ<sup>1</sup> 表示“行列”的概念，可靠的對譯語料不多。<sup>1</sup> 過去我解讀西夏語譯《孫子兵法》，𐞗 tshjɿɿ<sup>1</sup> 僅一見，似乎是與 𐞗 lwu<sup>1</sup>「間」連用。

- (1) 𐞗 𐞗 𐞗 𐞗 𐞗 𐞗 𐞗 𐞗 𐞗 𐞗 𐞗 𐞗 𐞗 𐞗 𐞗  
 thja<sup>1</sup> lwɿ<sup>2</sup> tshjɿɿ<sup>1</sup> lwu<sup>1</sup> khwa<sup>1</sup> ·jɿr<sup>2</sup> bji<sup>2</sup> njij<sup>1</sup> ɲwə<sup>1</sup> ɣə<sup>2</sup> bji<sup>2</sup> njɿ<sup>2</sup> mji<sup>1</sup> dzjɿ<sup>1</sup>  
 其 營 列 間，遠 百 步、近 五 十 步 等，不 過。  
 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S. 8B-2a)

干疏忽、誤謬，謹此敬致深深謝意。至於單篇論文放入不只一個主題，面對主流的學術市場，確實是吃力不討好的辦法。西夏語是死亡的語言，西夏人（或西夏民族）也已經是歷史名詞；他們留下如此大量的文獻語料，倘若只能為單一用途服務——只為形式語法之語料分析、或者只做無邊際的西夏歷史文化之演繹，都不免暴殄天物。以是，請容許我加入一些非主流的想像，同時自己承擔將來的批評與質疑。

<sup>1</sup> (a) 最初 Nevsky 對西夏語的 𐞗 tshjɿɿ<sup>1</sup>，給予「誦」與「稱」兩個義項 (1960, Nv-II: 241)。以今天西夏語文獻解讀的水平衡量，Nevsky 的眼光仍然是獨到而超前的。雖然他所收錄的語料包括 𐞗 𐞗 mə<sup>2</sup> ·jɿr<sup>2</sup> tshjɿɿ<sup>1</sup> tshjɿɿ<sup>1</sup>「眾綵雜飾」，𐞗 𐞗 tshjɿɿ<sup>1</sup> tshjɿɿ<sup>1</sup> 應該與「誦」或「稱」無關。2.2.3.2 節，我將對這一則語料提出適當的解讀。其實，翻譯佛經還有 𐞗 𐞗 dza<sup>1</sup> tshjɿɿ<sup>1</sup>「雜布」、𐞗 𐞗 lwu<sup>1</sup> tshjɿɿ<sup>1</sup>「間錯」的例子，並不是不可靠，而是意義不同，下文將會引述說明。(b) 本文凡引用夏漢對譯西夏語句一律為四行的形式：第二行為西夏字的擬音，用龔煌城 (1993) 的系統擬音。第三行是個別西夏字的對注漢字，間或使用固定的記號表示語法詞；以 [X] 表示該西夏字與對注漢字是為對音的關係，其餘則為語義對當；以加底線表示兩字連用的語義，不盡然是複合詞；及試作西夏語的標點斷句，以逗點表記複雜詞組 (phrase) 或子句 (clause)。第四行，除非特別說明，是為對譯漢語原典相當的語句。第四行最後的括號，表記西夏譯文的出處。大寫英文字母 S. 表示《孫子兵法》、L. 表示《類林》，後面的數目字分別是 Kepping (1979, 1983) 所釋出的影本編碼及行數。《掌中珠》用羅福成 1924 手抄本（骨勒茂才 1190），前二碼指頁面、後一碼為行數。《真實名經》用林英津 (2006b) 之拼合本，數目字為出處行數。其餘文獻，得視必要加注說明。

後來在《六韜》又找到一個例子，𥝌 tshjɿɿ<sup>1</sup> 也是與 𥝌 ljwu<sup>1</sup>「間」連用，𥝌 𥝌 tshjɿɿ<sup>1</sup> ljwu<sup>1</sup> 差可相當於原典的「芒間相去」。

- (2) 𥝌 𥝌 𥝌 𥝌 𥝌 𥝌 𥝌 𥝌 𥝌 𥝌 𥝌 𥝌  
 njɿɿ<sup>1</sup> mər<sup>1</sup> ·o<sup>1</sup> dze<sup>2</sup> lji<sup>2</sup> lji<sup>2</sup> lə<sup>1</sup> tshjɿɿ<sup>1</sup> ljwu<sup>1</sup> lew<sup>1</sup> tshjaa<sup>2</sup> njɿɿ<sup>1</sup> tshjwɿ<sup>1</sup>  
 二 唇 有，𥝌 𥝌 障 地，列 間 一 尺 二 寸。  
 鋪兩鍬𥝌，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六韜》216)<sup>2</sup>

這兩個例子的 𥝌 tshjɿɿ<sup>1</sup>，都沒有可以直接對譯的漢字；從上下文看，相當於替代上文名物之詞的單位名詞。這樣的 𥝌 tshjɿɿ<sup>1</sup>，未必實指人或事物排列成行；比較像是泛指人或事物在空間的分布，其狀態呈現某種規律或秩序。這樣的 𥝌 tshjɿɿ<sup>1</sup>，似乎與“念誦”的概念不相干，應該歸屬於“行列、分布”的概念。

以下，文分四節：第二節：問題與討論，分從書寫形體與對譯語料觀察 𥝌 tshjɿɿ<sup>1</sup> 表徵“行列”的語義，及其語法性質。第三節說明《真實名經》用 𥝌 tshjɿɿ<sup>1</sup> 表徵“合誦、念誦”的概念，及檢討若干世俗文獻用 𥝌 tshjɿɿ<sup>1</sup> 為表徵“念誦”的動作動詞。第四節根據《法華經》的 𥝌 tshjɿɿ<sup>1</sup> 與 𥝌 lə<sup>-</sup> 都對應漢語的「念」，試論西夏語的 𥝌 tshjɿɿ<sup>1</sup> “口誦”與 𥝌 lə<sup>-</sup> “心念”之異同。第五節總結本文語句分析的暫時性結論。

## 2. 問題與討論：𥝌 tshjɿɿ<sup>1</sup> 表徵“行列”的語義

如果從漢語的語義設想，“行列”和“念誦”很難想像會有什麼關聯，為什麼西夏語會用同一個語位 𥝌 tshjɿɿ<sup>1</sup> 對譯？可能我們應該將作“念誦”解的 𥝌 tshjɿɿ<sup>1</sup>、與作“行列”解的 𥝌 tshjɿɿ<sup>1</sup>，視為同形異義的兩個語位。意思是說，語言

<sup>2</sup> 216 是現存《六韜》西夏譯文拼合後行數的暫時編號。此例，西夏語的 𥝌 tshjɿɿ<sup>1</sup> 與漢語的「芒」沒有對譯的關係。按夏漢對譯的《六韜》文本，漢語三見「芒」。另外兩處為：209「鉤芒長四寸」，「芒」指涉「飛鉤」的尖刀，西夏譯文以 𥝌 mjaa<sup>1</sup>「刀」對譯「芒」；214「芒高四寸」，「芒」應指上文「𥝌 𥝌」的鍬，西夏譯文以 𥝌 war<sup>2</sup>「枝」對譯「芒」。𥝌 mjaa<sup>1</sup>、𥝌 war<sup>2</sup> 都是有具體指涉的名物之詞。承蒙審查人之一指出，(1)、(2) 兩句漢語「共同的部分只有『相去』兩個字，由此看來西夏語 𥝌 𥝌 tshjɿɿ<sup>1</sup> ljwu<sup>1</sup> 對譯『相去』十分明顯。顯然 𥝌 𥝌 tshjɿɿ<sup>1</sup> ljwu<sup>1</sup>（行間）是西夏語相當於『距離』的語詞（表示距離另一個語詞是『二間』）。他指的另一個語詞是 𥝌 𥝌 njɿɿ<sup>1</sup> ljwu<sup>1</sup>，可見於(28)、(29)句。從整體篇章文意看，就(1)、(2)兩句，我同意這個認定大致可以接受。但是，(28)句的對譯漢語並沒有「相去」，(29)句則與其說 𥝌 𥝌 njɿɿ<sup>1</sup> ljwu<sup>1</sup> 直接對當漢語的「相去」、不如說對當「其間」。而且，西夏語的 𥝌 tshjɿɿ<sup>1</sup>、𥝌 ljwu<sup>1</sup>，並不具有分別與漢語的「相（表示互指的代詞性副詞）」或「去（：違、離也）」相當的語義。

中不同的兩個語位，只是偶然讀同音；書寫形體相同，則是「假借」的關係。

## 2.1 書寫形體的觀察：𢆶 𢆶𢆶 𢆶𢆶 bio<sup>1</sup> tja<sup>1</sup> tshj<sup>++1</sup> lj<sup>1</sup>「𢆶者𢆶也」

(一) 可能西夏語書寫聲音如 tshj<sup>++1</sup>、表徵“讀誦、念誦”義的語位時，借用讀如 tshj<sup>++1</sup> 的𢆶字；經久，𢆶 tshj<sup>++1</sup> 也就取得“讀誦、念誦”的語義。而最初寫作𢆶、讀如 tshj<sup>++1</sup> 的𢆶字，表徵的是語言中“行列、分布”的語義。<sup>3</sup> 本語言表示“讀誦、念誦”的𢆶 tshj<sup>++1</sup>，與同義（或近義）的漢語借詞 𢆶 do<sup>1</sup> 連用，構成 𢆶𢆶 do<sup>1</sup> tshj<sup>++1</sup> 這樣的複音詞，則是西夏語文獻常見的構詞格式之一（林 2006b 之附錄一）。

(二) 倘若觀察書寫形體及語義的關聯，已知《文海》42.222 釋𢆶 tshj<sup>++1</sup>：

- (3) 𢆶 𢆶𢆶 𢆶𢆶 𢆶𢆶  
 bio<sup>1</sup> bjj<sup>2</sup> khj<sup>++2</sup> phiaa<sup>2</sup>  
 \_\_\_\_ 右 \_\_\_\_ 左，  
 𢆶 𢆶𢆶 𢆶𢆶 𢆶𢆶 𢆶𢆶 𢆶𢆶 𢆶𢆶 𢆶𢆶  
 tshj<sup>++1</sup> tja<sup>1</sup> bio<sup>1</sup> khj<sup>++2</sup> lj<sup>1</sup> nioow<sup>1</sup> do<sup>1</sup> tshj<sup>++1</sup> ·jjj<sup>1</sup> ·jj<sup>1</sup>  
 \_\_\_\_ 者 \_\_\_\_ 也，又 讀誦 \_\_\_\_ 之謂。

意思是說，𢆶 這個字是由 𢆶 的右邊和 𢆶 的左邊造成的；𢆶 tshj<sup>++1</sup> 是 𢆶𢆶 bio<sup>1</sup> khj<sup>++2</sup>，又是 𢆶𢆶 do<sup>1</sup> tshj<sup>++1</sup>「讀誦」之意。由於 𢆶 bio<sup>1</sup>、𢆶 khj<sup>++2</sup> 和 𢆶 tshj<sup>++1</sup> 似乎沒有聲音的關係，而且 𢆶 tshj<sup>++1</sup> 又有 𢆶𢆶 bio<sup>1</sup> khj<sup>++2</sup> 的意義；因此，很可能 𢆶 bio<sup>1</sup>、𢆶 khj<sup>++2</sup> 分別都和 𢆶 tshj<sup>++1</sup> 有意義的關聯。那麼 𢆶 bio<sup>1</sup>、𢆶 khj<sup>++2</sup>、𢆶𢆶 bio<sup>1</sup> khj<sup>++2</sup> 又是什麼意思呢？可以再看《文海》57.162 釋 𢆶 bio<sup>1</sup>：<sup>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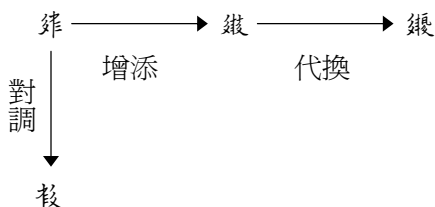
<sup>3</sup> 理論上，當然也有可能最初寫作𢆶、讀如 tshj<sup>++1</sup> 的𢆶，表徵的是語言中“讀誦、念誦”的語義。而語言中表徵“行列、分布”的語位，恰好也讀如 tshj<sup>++1</sup>，就借𢆶來書寫。也就是說，最初造的𢆶字，究竟是表徵“讀誦、念誦”的 tshj<sup>++1</sup>，還是表徵“行列、分布”的 tshj<sup>++1</sup>？似乎是無解的問題。其實不然，固然語言先於書寫形體存在，若單從書寫形體連類的關係推論，我傾向於認為，最初寫作𢆶、讀如 tshj<sup>++1</sup> 的𢆶字，表徵的是語言中“行列、分布”的語義。可詳下文說明。

<sup>4</sup> 《同音》的資訊與《文海》有繁簡之別，意義大體相似。按《同音》33A7 𢆶 tshj<sup>++1</sup> 以 𢆶 bio<sup>1</sup> 為注字，7A2 的 𢆶 bio<sup>1</sup> 則以 𢆶 khj<sup>++2</sup> 為注字。而新版《同音》𢆶 bio<sup>1</sup> 下注 𢆶 tshj<sup>++1</sup>；等於以 𢆶 tshj<sup>++1</sup>、𢆶 bio<sup>1</sup> 互訓。又根據李范文、韓小忙的研究，《同義》是一部同義辭書。該書 0314 下段，以 𢆶 bio<sup>1</sup>「行列」起頭，下列 𢆶 khj<sup>++2</sup>「陡」、𢆶 tshj<sup>++1</sup>「行列」、𢆶 khj<sup>++2</sup>「行列」、𢆶 tsj<sup>++1</sup>「次序」、𢆶 xow<sup>2</sup>「行列」、𢆶 zwe<sup>1</sup>「謙」，表示七個字是同義或義近詞（李范文主編 2005）。至於這些單字在什麼條件下是同義或義近詞，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審查人之一指出，𢆶 zwe<sup>1</sup>「謙」不屬於這

- (4) 𣎵 𣎵 𣎵 𣎵  
 khjɿɿ<sup>2</sup> phiaa<sup>2</sup> tshjɿɿ<sup>2</sup> phiaa<sup>2</sup>  
 \_\_\_\_ 左 \_\_\_\_ 左，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bio<sup>1</sup> tja<sup>1</sup> tshjɿɿ<sup>1</sup> ljɿ<sup>1</sup> khjɿɿ<sup>2</sup> ljɿ<sup>1</sup> xow<sup>2</sup> rer<sup>2</sup> wji<sup>1</sup> mji<sup>1</sup> ɲewr<sup>1</sup> ljɿ<sup>1</sup>  
 \_\_\_\_ 者 \_\_\_\_ 也、 \_\_\_\_ 也，行 列 -爲，不 亂 也。

我們看到的是，𣎵 這個字是由 𣎵 的左邊和 𣎵 的左邊造成的；𣎵 bio<sup>1</sup> 是 𣎵 tshjɿɿ<sup>1</sup>、𣎵 khjɿɿ<sup>2</sup>，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xow<sup>2</sup> rer<sup>2</sup> wji<sup>1</sup> mji<sup>1</sup> ɲewr<sup>1</sup> ljɿ<sup>1</sup>「爲行列、不亂也」的意思。

基於「造字的次序通常是簡單的在前，複雜的在後」(龔 1984[2002:286])，<sup>5</sup> 我認爲，𣎵、𣎵 實際上可能是由構形部件「對調」所造的義近字；而且，文字的 𣎵，本義當如 𣎵，表徵的是語言中與 𣎵 bio<sup>1</sup>、𣎵 khjɿɿ<sup>2</sup>、𣎵 𣎵 bio<sup>1</sup> khjɿɿ<sup>2</sup>、𣎵 𣎵 xow<sup>2</sup> rer<sup>2</sup> 相近的“行列”的語義。至於 𣎵 khjɿɿ<sup>2</sup>、𣎵 xow<sup>2</sup> 是上聲字，現存《文海》只有平聲與雜類，目前我們缺乏直接的字形、字義之參考資訊。不過，單從書寫形體考量，𣎵 可能是由 𣎵 的右邊「增添」𣎵 所造的義近詞；而 𣎵 可能是由 𣎵「代換」右邊的「𣎵」爲「𣎵」，所造的漢語借詞。<sup>6</sup> 也就是說，單論 𣎵、𣎵、𣎵、𣎵 這四個字，造字的邏輯順序，很可能是如下的關係：



個語義系列，也許是對的。不過，我們也不確知，𣎵 khjɿɿ<sup>2</sup>「陡」何以就屬於此一系列。

<sup>5</sup> 本文引用龔煌城先生的論述，舉單篇論文時間用最初出版年、出處用 2002《論文集》的頁碼；下文不一一說明。又，以下論造字之「對調」、「增添」、「代換」，也是龔用龔先生同一篇論文的術語。

<sup>6</sup> 西田 (1975:86)「西夏文字分析 (III)」，𣎵、𣎵 就是其中一對 𣎵 𣎵: 𣎵 𣎵 的例字。𣎵 xow<sup>2</sup> 這個字，目前我還找不到可靠的對譯或對音資料。從音韻的對應看，𣎵 xow<sup>2</sup> 應該是漢語「行」的借詞 (可參考龔 1981b, 1984, 1985, Gong 1982)。不過，西田似乎認爲 𣎵 khjɿɿ<sup>2</sup> 才是漢語「行」的借詞，他給 𣎵 的擬音是 khɿN<sup>2</sup> (1975《華嚴經》之注 28)。又，根據目前西夏文字資料庫的字形，也許有人對 𣎵、𣎵 的形體有不同的意見，認爲兩字的中間部分未必是 𣎵。不過，西田早期分析西夏字形，對 𣎵 倒是這麼認定的 (1966:445 之 204-11b)。至於李範文 (1997) 之 𣎵 (No. 2245)、𣎵 (No. 2647) 都引《文海》57.162 之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顯然是技術性的形近訛誤；卻似乎表示，作者直覺認爲，𣎵、𣎵 兩字的左、中部件是一致的。

## 2.2 對譯語料的觀察

上述《文海》的釋義資訊幾乎是循環解釋。如果不是有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xow<sup>2</sup> rer<sup>2</sup> wji<sup>1</sup> mji<sup>1</sup> ɲewr<sup>1</sup> ljɿ<sup>1</sup> 「爲行列、不亂也」，我們實無由僅透過釋義詞：𪛗 bio<sup>1</sup>、𪛗 khjɿɿ<sup>2</sup>、𪛗 𪛗 bio<sup>1</sup> khjɿɿ<sup>2</sup>，就推測 𪛗 tshjɿɿ<sup>1</sup> 有“行列、分布”的語義。而且從 𪛗 𪛗 𪛗 khjɿɿ<sup>2</sup> rer<sup>2</sup> wji<sup>1</sup> 是「爲行列」的語義，推測 𪛗 bio<sup>1</sup>、𪛗 khjɿɿ<sup>2</sup>、𪛗 𪛗 bio<sup>1</sup> khjɿɿ<sup>2</sup> 可能都有“行列”的語義，連類則 𪛗 tshjɿɿ<sup>1</sup> 也有相近的語義，其實是間接推論。我們需要有可靠的對譯語料，才能得到 𪛗 tshjɿɿ<sup>1</sup> 如 𪛗 bio<sup>1</sup>、𪛗 khjɿɿ<sup>2</sup>（、𪛗 𪛗 bio<sup>1</sup> khjɿɿ<sup>2</sup>），均表“行列”義的具體認定。已知 𪛗 xow<sup>2</sup> 可能是漢語「行」的借詞，我們必須確認 𪛗 rer<sup>2</sup>、𪛗 khjɿɿ<sup>2</sup> 的語義及語法行爲。

### 2.2.1 𪛗 rer<sup>2</sup> 與 𪛗 khjɿɿ<sup>2</sup> 用如單位名詞

我以「爲行列」對注西夏語的 𪛗 𪛗 𪛗 khjɿɿ<sup>2</sup> rer<sup>2</sup> wji<sup>1</sup>，因爲 𪛗 rer<sup>2</sup> 已經有不少可靠的對譯語料，例如西夏語譯《孫子兵法》用到很多 𪛗 rer<sup>2</sup>；《孫子兵法》的 𪛗 rer<sup>2</sup> 多與 𪛗 bo<sup>1</sup> 連用，𪛗 rer<sup>2</sup> 或 𪛗 𪛗 bo<sup>1</sup> rer<sup>2</sup> 一致指涉「軍陣、行伍」，確實都可以抽繹出“行列、排列”的語義（參看林 1994）。<sup>7</sup> 另外，《孫子兵法》僅一次用到 𪛗 khjɿɿ<sup>2</sup>，就是與 𪛗 rer<sup>2</sup> 同現：

<sup>7</sup> 西夏語的 𪛗 rer<sup>2</sup> 可能還有其他延伸的語義。李範文 (1997) 引《文海》20.161、《西夏法典》及《孫子兵法》，認爲 𪛗 rer<sup>2</sup> 有「佐、吏、將」之義 (No. 0624)。其中《孫子兵法》的用例，出自 S. 26A-2，也許是有問題的。

(5) 𪛗 𪛗 𪛗 𪛗  
rer<sup>2</sup> tshja<sup>1</sup> dzjwo<sup>2</sup> tjɿ<sup>2</sup> jar<sup>2</sup>  
𪛗 怒，人 疲 倦。  
吏怒者倦也。(S. 26A-2)

我疑心 𪛗 rer<sup>2</sup> 之後也許漏刻一個 𪛗 dzju<sup>2</sup> 字，而不是 𪛗 rer<sup>2</sup> 就直接相當於漢語的「吏」。因爲這一句下有杜牧注，對譯「吏」的是 𪛗 𪛗 rer<sup>2</sup> dzju<sup>2</sup>。

(6)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ji<sup>1</sup> gja<sup>1</sup> ·u<sup>1</sup> jar<sup>2</sup> ku<sup>1</sup> rer<sup>2</sup> dzju<sup>2</sup> tshja<sup>1</sup> kwow<sup>2</sup> gja<sup>1</sup> rej<sup>2</sup> mji<sup>1</sup> kja<sup>1</sup>  
眾兵 疲 倦 則，列 主 忿 怒，將 軍 不 畏。  
眾悉疲倦，故吏不畏而忿怒也。(S. 26A-3a)

《孫子兵法》還有兩次用 𪛗 𪛗 rjur<sup>1</sup> rer<sup>2</sup> dzju<sup>2</sup> 對譯「諸將佐」(15B-2a, 15B-2b)、一次對譯「諸將」(19B-2a)。𪛗 𪛗 rjur<sup>1</sup> rer<sup>2</sup> dzju<sup>2</sup> 的內部結構，也許是以單位名詞 𪛗 rer<sup>2</sup> 作中心語名詞 𪛗 dzju<sup>2</sup> 的定語；不定指稱代詞 𪛗 rjur<sup>1</sup> 「諸」，又作名詞 𪛗 𪛗 rer<sup>2</sup> dzju<sup>2</sup> 的定語。《孫子兵法》確實有一次以 𪛗 𪛗 rjur<sup>1</sup> rer<sup>2</sup> 對譯「諸將」(9B-5b)，可能是單位名詞用如普通名詞。

- (7)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bo<sup>1</sup> rer<sup>2</sup> khjɿɿ<sup>2</sup> dzju<sup>1</sup> sji<sup>1</sup> dzuu<sup>2</sup> rewr<sup>2</sup> sju<sup>2</sup>  
 隊 伍 列， 明， 林 木 足 如。  
 須有行列如林木也。(S. 6B-3b)

此例，我以「列」譯 𪛙 khjɿɿ<sup>2</sup>，固然是漢文原典有「行列」，主要也還是因為有其他對譯語料的支撐。西夏語譯《類林》就有以 𪛙 khjɿɿ<sup>2</sup> 對譯「行」的實例。

- (8)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ɟwɿɿ<sup>2</sup> do<sup>1</sup> zjiɿ<sup>1</sup> ɟa<sup>1</sup> ɟu<sup>2</sup> ŋwu<sup>2</sup> ŋwə<sup>2</sup> khjɿɿ<sup>2</sup> gji<sup>2</sup> la<sup>1</sup>  
 文 讀 時， △ 視 而， 五 行 一 記。  
 讀書五行俱下。(L. 275-6)

此例 𪛙 khjɿɿ<sup>2</sup> 直接在數詞之後、用如單位名詞，正好提供了合理解釋《文海》雜 5.121 對 𪛗 dzwə<sup>1</sup>「冊」釋義的資訊。

- (9)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dzwə<sup>1</sup> tja<sup>1</sup> gjiɿ<sup>2</sup> dzjo<sup>2</sup> khjɿɿ<sup>2</sup> rer<sup>2</sup> wjɿ<sup>2</sup> lhə<sup>-</sup> ɟjiɿ<sup>1</sup> dzwə<sup>1</sup> ɟɿ<sup>1</sup>  
 冊 者， 句 詩 列， 篇 △ 足 於， 冊 謂。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nioow<sup>1</sup> ɣa<sup>2</sup> -- ɟa<sup>1</sup> dzwə<sup>1</sup> seɟ<sup>1</sup> lɟɿ<sup>1</sup>  
 又 十 卷 一 冊 算 也。

這一句可以比較(7)句。(9)句的 𪛙 khjɿɿ<sup>2</sup>、𪛜 rer<sup>2</sup>，不論是否並列連用，可信 𪛙 khjɿɿ<sup>2</sup>、𪛜 rer<sup>2</sup> 應與表徵「行篇（或「篇章」）」的語義攸關。<sup>8</sup> 其實，𪛜 rer<sup>2</sup> 用如名物的單位詞，已見於《掌中珠》255 以 𪛜 𪛜 kie<sup>1</sup> rer<sup>2</sup> 對譯「金條」，𪛜 rer<sup>2</sup> 對當的漢語字眼為「條」。及《孫子兵法》有一例，𪛜 rer<sup>2</sup> 對當原典的「篇」(S. 49-5)，也是用如單位名詞。

類似這樣，儘管對譯的漢語沒有可以對當的字眼，西夏譯文用到的 𪛜 rer<sup>2</sup>，例如下面兩個句子，𪛜 rer<sup>2</sup> 應該可以肯定是指涉尺牘文書的單位名詞，不妨都以「條」對注。

<sup>8</sup> 此例 𪛙 𪛜 khjɿɿ<sup>2</sup> rer<sup>2</sup> 也許是並列複詞，相當於「篇章」的意思（參看李 1997, No. 2647）。《法華經·法師品》以 𪛙 𪛜 gjiɿ<sup>2</sup> khjɿɿ<sup>2</sup> 對譯「句逗（、章句）」，可以參考。

- (10) 𦵑 𦵑 𦵑 𦵑 𦵑 𦵑 𦵑 𦵑 𦵑 𦵑 𦵑 𦵑  
 wəə<sup>1</sup> rej<sup>2</sup> ɲwə<sup>2</sup> ·ioow<sup>1</sup> tji<sup>1</sup> kha<sup>1</sup> tshjiij<sup>1</sup> so<sup>1</sup> tu<sup>1</sup> rer<sup>2</sup> dʒji<sup>1</sup> kha<sup>1</sup>  
 孝 經 五 刑 品 中 說 ， 三 千 條 罪 中 ，  
 𦵑 𦵑 𦵑 𦵑 𦵑  
 mji<sup>1</sup> wəə<sup>1</sup> su<sup>1</sup> lji<sup>1</sup> mji<sup>1</sup>  
 不 孝 如 重 ， 無 。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sup>9</sup>

- (11) 𦵑 𦵑 𦵑 𦵑 𦵑 𦵑 𦵑 𦵑  
 lew<sup>1</sup> tu<sup>1</sup> so<sup>1</sup> ·jir<sup>2</sup> rer<sup>2</sup> dʒji<sup>1</sup> kj<sup>1</sup> tsju<sup>1</sup> bju<sup>1</sup>  
 一 千 三 百 條 罪 △ 觸 依 ，  
 （坐罪一千三百條，）<sup>10</sup>

照這樣看來，《文海》57.162 的釋義詞 𦵑 rer<sup>2</sup>、𦵑 khj<sup>1</sup> 確實具有相當於漢語名詞性的「條、列、行、冊」等的語義。然則《文海》以 𦵑 tshj<sup>1</sup>、𦵑 khj<sup>2</sup> 釋 𦵑 bio<sup>1</sup> (57.162)、又以 𦵑 bio<sup>1</sup> khj<sup>2</sup> 釋 𦵑 tshj<sup>1</sup> (42.222)，我們大致能認可，其中的語義關聯，不完全是後設的概念規範；應該具有語言實際使用的基礎。換言之，𦵑 tshj<sup>1</sup>、𦵑 bio<sup>1</sup>、𦵑 bio<sup>1</sup> khj<sup>2</sup> 確實都是西夏語中用來表徵“行列”概念的語位。

## 2.2.2 𦵑 bio<sup>1</sup> 與 𦵑 khj<sup>2</sup>、𦵑 bio<sup>1</sup> khj<sup>2</sup> 用如謂語動詞

根據對譯語料的觀察，西夏語的 𦵑 bio<sup>1</sup>、𦵑 khj<sup>2</sup>、𦵑 bio<sup>1</sup> khj<sup>2</sup>，更常用為謂語動詞，而不是單位名詞。

### 2.2.2.1 𦵑 bio<sup>1</sup> 疊用

《孫子兵法》的西夏譯文用到 𦵑 bio<sup>1</sup>，兩次都是疊用：

<sup>9</sup> 此例轉引自 Nv-II, 611。我給的對譯漢語，取自今本《孝經·五刑》。

<sup>10</sup> 此例引自西夏語譯《類林》354-7〈占夢篇·龔遂〉，今本漢語《類林雜說》沒有這句話；對譯漢語引用《類林研究》：137。



- (12) 𦉰 𦉰 𦉰 𦉰 𦉰 𦉰  
 gjwi<sup>1</sup> bio<sup>1</sup> bio<sup>1</sup> tshjaa<sup>1</sup> tji<sup>1</sup> tji<sup>1</sup>  
 旗 正 正 上 勿 進。  
 勿邀正正之旗。(S. 11-7)
- (13) 𦉰 𦉰 𦉰 𦉰 𦉰 𦉰  
 bio<sup>1</sup> bio<sup>1</sup> tja<sup>1</sup> mji<sup>1</sup> dza<sup>1</sup> lwu<sup>1</sup> ŋwu<sup>2</sup>  
 正 正 者 不 雜 亂 也。  
 (曹操曰：) 正正者，齊也。(S. 12A-2a)

(12)、(13) 兩例的 𦉰 𦉰 bio<sup>1</sup> bio<sup>1</sup>，基本上都像是狀態動詞。若說漢語的「正正」或西夏語的“不-雜亂”，與“行列”必然有意義上的關聯，實在需要有點想像力。當然，根據漢語《孫子兵法》的文本性質、加上曹操的注解，是可以帶出 𦉰 bio<sup>1</sup> 具有狀態動詞“行列、排列”的語義聯想。

#### 2.2.2.2 𦉰 bio<sup>1</sup> 充當小句的述語動詞

西夏語的 𦉰 bio<sup>1</sup> 用如動詞，還可以看《類林》，及《華嚴經》《金光明經》等翻譯佛經的例子。

- (14) 𦉰 𦉰 𦉰 𦉰 𦉰 𦉰  
 thja<sup>1</sup> bju<sup>1</sup> lɿ<sup>2</sup> njir<sup>2</sup> tshjaa<sup>1</sup> wjiir<sup>1</sup> bio<sup>1</sup> wji<sup>1</sup>  
 於 是 地 面 上 卦 布 -爲。  
 於是布卦於地。(L. 340-6)
- (15) 𦉰 𦉰 𦉰 𦉰 𦉰 𦉰  
 kie<sup>1</sup> yiej<sup>1</sup> zjuu<sup>1</sup> khu<sup>1</sup> djɿ<sup>2</sup> sju<sup>2</sup> bio<sup>1</sup>  
 金 真 鈴 鐸 雲 如， 布。  
 真金鈴鐸如雲布。(《華嚴》：-165-) <sup>11</sup>

由於 𦉰 wji<sup>1</sup> 是西夏語的作格動詞，<sup>12</sup> 表示 (14) 句的 𦉰-𦉰 bio<sup>1</sup> wji<sup>1</sup> 應為及物的動

<sup>11</sup> 《華嚴》為《大方廣佛華嚴經》之省稱，引見西田龍雄(1975-76)《西夏文華嚴經》I、II。「-165-」為該書「釋文」的編碼，非全書編碼。下同。

<sup>12</sup> 西夏語的 𦉰 wji<sup>1</sup> 本身是動詞，也是(動作)動詞的標記。我認為 𦉰 wji<sup>1</sup> 是作格動詞，因為帶有 𦉰 wji<sup>1</sup> 的動詞，明顯指向意志主體的驅動者。因此像 Kepping 將 𦉰 dzjɿ<sup>2</sup> wji<sup>1</sup> 視為主事者或驅動者

作動詞，受動的客體爲 𠵿 wjiɾ<sup>1</sup>「卦」。相對的，(15) 句單用的 𠵿 bio<sup>1</sup> 則如 (12)、(13) 兩句疊用，都是狀態動詞。

以下 (16) 至 (20) 各句，𠵿 bio<sup>1</sup> 大體也都是狀態動詞。單用的 𠵿 bio<sup>1</sup>，如 (16) 句與 𠵿 djii<sup>1</sup>「分」相對，應該都是形狀客體 𠵿 war<sup>2</sup>「枝」、𠵿 rər<sup>2</sup>「影」的空間分布。𠵿 bio<sup>1</sup> 的後面可以接另一個動詞，如 (17)、(18) 兩句；前加狀語，如 (19)、(20) 句。

- (16) 𠵿 𠵿 𠵿 𠵿  
war<sup>2</sup> djii<sup>1</sup> rər<sup>2</sup> bio<sup>1</sup>  
枝 分，影 布。  
分支布影。(《華嚴》：-1-)
- (17) 𠵿 𠵿 𠵿 𠵿  
thja<sup>2</sup> kha<sup>1</sup> bio<sup>1</sup> tji<sup>1</sup>  
其 中 分 置。  
分置其間。(《華嚴》：-275-)
- (18) 𠵿 𠵿 𠵿 𠵿  
śja<sup>1</sup> wja<sup>1</sup> bio<sup>1</sup> tji<sup>1</sup>  
香 花 布 列。  
布列香花。(八：178)<sup>13</sup>
- (19) 𠵿 𠵿 𠵿 𠵿 𠵿 𠵿 𠵿  
ljɿ<sup>1</sup> war<sup>2</sup> xjwɿ<sup>2</sup> bio<sup>1</sup> wja<sup>1</sup> sej<sup>1</sup> rer<sup>2</sup>  
寶 枝 垂 布，蓮 華 網。  
寶枝垂布蓮華網。(《華嚴》：-161-)
- (20) 𠵿 𠵿 𠵿 𠵿  
wja<sup>1</sup> rjiɾ<sup>2</sup> dza<sup>1</sup> bio<sup>1</sup>  
華 與 間 列。  
與華間列。(《華嚴》：-1-)

倘若透過對譯漢語的關係比較 (17)、(18) 與 (16) 三句，似乎 𠵿 bio<sup>1</sup> 含有相當於 𠵿

的後置標記，是有道理的。不過，我認爲西夏語的 [X 𠵿 𠵿 dʒɿ<sup>2</sup> wji<sup>1</sup>] 就是一個句子，X 是主語、𠵿 𠵿 dʒɿ<sup>2</sup> wji<sup>1</sup> 是謂語；𠵿 wji<sup>1</sup> 將 𠵿 dʒɿ<sup>2</sup> 動詞化，表示「有所作爲」的意思。

<sup>13</sup> 引見王靜如 (1932-33)《西夏研究》之《金光明經》，「八」指卷八，178 爲《西夏研究》III 出處頁碼。以下凡引用《金光明經》，與此例同，不另外說明。

dji<sup>1</sup>「分」的語義。<sup>14</sup> 𐼁 bio<sup>1</sup>前也可以有另一個動詞，如(19)句的 𐼁 bio<sup>1</sup>，前有 𐼁 xjwɿ<sup>2</sup>「垂」，則明確客體 𐼁 lɿ<sup>1</sup> war<sup>2</sup>「寶枝」為三維的存在物、非僅二維平面的分布狀態。(20)句 𐼁 bio<sup>1</sup>前的 𐼁 dza<sup>1</sup>，是漢語「雜」的借詞，而 𐼁 𐼁 dza<sup>1</sup> bio<sup>1</sup>翻譯漢語「間列」。我認為，兩句的 𐼁 xjwɿ<sup>2</sup>、𐼁 dza<sup>1</sup>都用如狀語。

### 2.2.2.3 𐼁 bio<sup>1</sup>與 𐼁 khjɿ<sup>2</sup>構成述補複合動詞

翻譯佛經有許多 𐼁 𐼁 bio<sup>1</sup> khjɿ<sup>2</sup>連用，對譯漢語的「行列、布列」的例子，下面六個句子可見一斑。從夏漢對譯的關係推量，若比較(21)、(22)與(17)、(18)四句，似乎 𐼁 𐼁 bio<sup>1</sup> khjɿ<sup>2</sup>就相當於 𐼁 𐼁 bio<sup>1</sup> tji<sup>1</sup>「分置、布列」。

- (21) 𐼁 𐼁 𐼁 𐼁  
thja<sup>2</sup> kha<sup>1</sup> bio<sup>1</sup> khjɿ<sup>2</sup>  
其 中 布 列。  
於中布列。(《華嚴》：-275-) <sup>15</sup>

- (22) 𐼁 𐼁 𐼁 𐼁 𐼁 𐼁 𐼁 𐼁  
rjur<sup>1</sup> wja<sup>1</sup> ɳa<sup>2</sup> ɳwu<sup>2</sup> njir<sup>2</sup> ·u<sup>2</sup> bio<sup>1</sup> khjɿ<sup>2</sup>  
諸 花 好 以，臺 中 布 列。  
以諸名花布列壇內。(八：176)

(24)句的「行列」與「分齊」對文，雖然我們還不很清楚西夏語 𐼁 tsew<sup>2</sup>、𐼁 du<sup>2</sup>的語義內涵；倘若比較(23)句，則 𐼁 𐼁 𐼁 𐼁 ·jiɿ<sup>1</sup> bju<sup>2</sup> bio<sup>1</sup> khjɿ<sup>2</sup>無疑是「分置、布列，使各就其位」的意思。<sup>16</sup>

<sup>14</sup> 如書法藝術「分行布白」之「分」。又，(16)句的 𐼁 bio<sup>1</sup>，西田認為有「布く」及「並ぶ」兩種意思(1975:-16-)。

<sup>15</sup> 同此例的語句，又見於-293-。此外還可參考-244-以 𐼁 𐼁 wɳa<sup>2</sup> bio<sup>1</sup> khjɿ<sup>2</sup>對譯「廣分布」，-363-以 𐼁 𐼁 bio<sup>1</sup> khjɿ<sup>2</sup> njwi<sup>2</sup>對譯「善安布」；-281-、-285-以 𐼁 𐼁 bio<sup>1</sup> khjɿ<sup>2</sup>對譯「行列」，-278-以 𐼁 𐼁 𐼁 𐼁 rjur<sup>1</sup> rjur<sup>1</sup> bio<sup>1</sup> khjɿ<sup>2</sup>對譯「行列分布」，-283-以 𐼁 𐼁 𐼁 𐼁 tsjɿ<sup>1</sup> bju<sup>1</sup> bio<sup>1</sup> khjɿ<sup>2</sup>對譯「次第行列」。

<sup>16</sup> 與(23)句類似的，還有-293-之 𐼁 𐼁 𐼁 bio<sup>1</sup> khjɿ<sup>2</sup> dzjiɿ<sup>1</sup> lɿ<sup>1</sup>對譯「分布而住」。

- (23)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jij<sup>1</sup> bju<sup>2</sup> bio<sup>1</sup> khj<sup>++2</sup> ŋwu<sup>2</sup> no<sup>2</sup> dʒjiij<sup>1</sup>  
各 各 布 列 而， 安 住。  
各各布列而安住。(《華嚴》：-291-)
- (24)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jij<sup>1</sup> bju<sup>2</sup> tsew<sup>2</sup> du<sup>2</sup> ·jij<sup>1</sup> bju<sup>2</sup> bio<sup>1</sup> khj<sup>++2</sup>  
各 各 分 齊， 各 各 行 列。  
各各分齊，各各行列。(《華嚴》：-302-)

至於 (25)、(26) 句的 𢆶 śjtj<sup>1</sup>，應該是漢語「成」的借詞；<sup>17</sup> 𢆶 𢆶 𢆶 bio<sup>1</sup> khj<sup>++2</sup> śjtj<sup>1</sup>「列成行」相對 𢆶 𢆶 𢆶 rer<sup>2</sup> khj<sup>++2</sup> śjtj<sup>1</sup>「列成網」，𢆶 𢆶 bio<sup>1</sup> khj<sup>++2</sup> 似乎是述補結構複合動詞，而 𢆶 khj<sup>++2</sup> 是動作動詞。

- (25)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ljt<sup>1</sup> tsja<sup>1</sup> lj<sup>++1</sup> njijr<sup>2</sup> bio<sup>1</sup> khj<sup>++2</sup> śjtj<sup>1</sup>  
寶 路 四 面 行 列 成。  
寶階四面列成行。(《華嚴》：-165-) <sup>18</sup>
- (26) 𢆶 𢆶 𢆶 𢆶 𢆶  
bju<sup>2</sup> mjij<sup>1</sup> rer<sup>2</sup> khj<sup>++2</sup> śjtj<sup>1</sup>  
邊 無， 網 列 成。  
無邊列成網。(《華嚴》：-367-)

我們還在《類林》看到 (27) 句，𢆶 𢆶 𢆶 bio<sup>1</sup> khj<sup>++2</sup> phji<sup>1</sup> 連用，相當於原典的「羅列」。由於 𢆶 phji<sup>1</sup> 是西夏語的使役動詞，表示這一句的 𢆶 𢆶 bio<sup>1</sup> khj<sup>++2</sup> 用如及物動詞，以 𢆶 lhwu<sup>1</sup>「衣物」為受動的客體。

<sup>17</sup> 古漢語的「成」，是有詞彙意義的實詞，例如「積土成山」、「不日成之」、「有所成、一事無成」、「儀既成兮」，「成」表示客體「山、之、所（一事）、儀」經歷某種過程，達到齊備、完整的狀態或形態。

<sup>18</sup> -279- 的「摩尼寶樹列成行」，也是以 𢆶 𢆶 𢆶 bio<sup>1</sup> khj<sup>++2</sup> śjtj<sup>1</sup> 對譯「列成行」。

- (27)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mə<sup>2</sup> djij<sup>1</sup> ɲewr<sup>2</sup> djij<sup>1</sup> .ju<sup>2</sup> tshjaa<sup>1</sup> lhwu<sup>1</sup> bio<sup>1</sup> khjɬɬ<sup>2</sup> phji<sup>1</sup> ljɬ<sup>1</sup>  
 宗 族 數 階 前 上 衣物 羅 列 令 也。  
 宗族於庭羅列衣物。(L. 471-5)<sup>19</sup>

上述語料，說明西夏語的 𐰇 khjɿ² 與 𐰇 𐰇 bio¹ khjɿ² 都用如動詞。而 𐰇 𐰇 bio¹ khjɿ² 不妨視為述補複合動詞，以具動作性的 𐰇 khjɿ² 為中心語、狀態動詞 𐰇 bio¹ 為補足語。意思是說，比照 (26) 句的 𐰇 rer² 「網」，(25) 句的 𐰇 bio¹ 的語法地位相當於客體、是 𐰇 𐰇 ljɿ¹ tsja¹ 「寶階」受動的結果。因此，雖然目前我暫時還找不到形式條件，可以區分西夏語的述補與狀述結構；但是，像 (19)、(20) 句的 𐰇 𐰇 xjwɿ² bio¹ 「垂布」、𐰇 𐰇 dza¹ bio¹ 「間列」，我認為和這裡的 𐰇 𐰇 bio¹ khjɿ² 是內部異構的詞彙。

準此，我傾向於將 (7)、(9) 兩句的 𪛗 khj<sup>+</sup> 也分析爲動詞。亦即，兩句的 𪛗<sup>+</sup>、𪛗 khj<sup>+</sup>，不是並列複詞。

這個時候再看 (28) 句的 𐞗𐞙  $\text{bio}^1 \text{khj}\text{ɿ}^2$ ，雖然對譯漢語沒有可以對當的字眼，𐞗𐞙  $\text{bio}^1 \text{khj}\text{ɿ}^2$  作為小句的述語，也能以「分置、布列」給予一致的解釋。這一句西夏譯文的 𐞗𐞙  $\text{bio}^1 \text{khj}\text{ɿ}^2$ ，正如前面幾句，是及物動詞，以 𐞗𐞙  $\text{ja}^1 \text{phu}^2$ 「樹」、𐞗𐞙  $\text{ja}^1 \text{njir}^2$ 「臺」為受動的客體。

- (28) 資 數 赦 蘭 矯 枋 峯 枋 蘭 蕪 瓠 筭 鐵 峯 蘭  
 šja<sup>1</sup> ljɿ<sup>1</sup> ŋwu<sup>2</sup> njir<sup>2</sup> we<sup>2</sup> ·ja<sup>1</sup> phu<sup>2</sup> ·ja<sup>1</sup> njir<sup>2</sup> tsjɿ<sup>+</sup> bju<sup>1</sup> bio<sup>1</sup> khjɿ<sup>+</sup> phu<sup>2</sup> njir<sup>2</sup>  
 七 寶 以 臺 爲。一 樹 一 臺 次 第 行 列， 樹 臺  
 梲 櫛 枋 庇 枹 磬  
 njɿ<sup>+</sup> ljwu<sup>1</sup> ·ja<sup>1</sup> khia<sup>1</sup> rjar<sup>1</sup> zji<sup>1</sup>  
 二 間 一 箭 道 盡。  
 七寶爲臺，一樹一臺，其樹去臺盡一箭道。(《法華》)<sup>20</sup>

<sup>19</sup> 承蒙審查人提醒，這一句西夏語的 𐽀  $\eta ewr^2$ ，和 (39) 句一樣，都相當於複數的標記「-等」，我因此將兩句的對注漢字統一；用「數」，不用「-等」。主要的理由，是「等」已經用來對注西夏語的 𐽀  $njɿ^2$ （如例句 (1)）。我認為，西夏語的 𐽀  $\eta ewr^2$ 、𐽀  $njɿ^2$ ，都有用如複數標記的功能，但不是語法功能完全相當的語彙。

<sup>20</sup> (a) 此例摘自《法華經·藥王本事品》，見西田 (2005:177)。本文凡提到《法華經》，除非特別說明，漢譯本概指鳩摩羅什譯本。(b) 西夏譯文的 𐰇𐰆𐰏𐰤 𐰇𐰏𐰤 tsj<sup>11</sup> bju<sup>1</sup> bio<sup>1</sup> khj<sup>11</sup>，也見於《華嚴經》，對譯「次第行列」。在這裡則是增字解經，解釋漢語的「一樹一臺」與計量 (Num+N) 無關，而是對「樹」與「臺」之空間分布的描述。(c) 這一句，我以「𐰇𐰏𐰤」作為 𐰇𐰏𐰤 zii<sup>1</sup> 的對注漢字，表示 𐰇𐰏𐰤 zii<sup>1</sup> 是

以上，多數對譯語料來自翻譯佛經，且如《華嚴經》（及《金光明經》）似乎猶有字字直譯的痕跡。但是《孫子兵法》及《類林》屬於世俗文獻，而且來自《法華經》的(28)句就顯然是流暢的譯筆。我們必須承認，西夏人會以 𐵇 bio<sup>1</sup>、𐵇 khj<sup>1</sup> (、𐵇 𐵇 bio<sup>1</sup> khj<sup>1</sup>) 翻譯漢語的「分布、布列、行列」，是西夏語語法結構本然如此；西夏語用以表達“行列——人、物在空間中形成有序的規律性分佈狀態”的概念，𐵇 bio<sup>1</sup>、𐵇 khj<sup>1</sup> (、𐵇 𐵇 bio<sup>1</sup> khj<sup>1</sup>) 顯然是常用的語彙。

### 2.2.3 𐵇 tshj<sup>1</sup> 可與動詞 𐵇 bio<sup>1</sup> 近義代換

𐵇 bio<sup>1</sup>、𐵇 𐵇 bio<sup>1</sup> khj<sup>1</sup> 既經解明，《文海》之以 𐵇 tshj<sup>1</sup> 表徵“行列”的概念也就豁然開朗。從前存疑的語料，現在也能有一致而肯定的解讀了。

#### 2.2.3.1 𐵇 𐵇 dza<sup>1</sup> tshj<sup>1</sup> 「雜布」與 𐵇 lwu<sup>1</sup> tshj<sup>1</sup> 「間錯」

(30) 句以 𐵇 𐵇 dza<sup>1</sup> tshj<sup>1</sup> 翻譯漢語的「雜布」，可以比較(20)句的 𐵇 𐵇 dza<sup>1</sup> bio<sup>1</sup> 「間列」；應該可以證成《文海》、《同音》，西夏語的 𐵇 bio<sup>1</sup> 與 𐵇 tshj<sup>1</sup> 是可以代換的近義詞。至於(31)句以 𐵇 lwu<sup>1</sup> tshj<sup>1</sup> 翻譯漢語的「間錯」，似乎是修辭的表現，𐵇 lwu<sup>1</sup> tshj<sup>1</sup> 就相當於 𐵇 𐵇 dza<sup>1</sup> tshj<sup>1</sup>；𐵇 dza<sup>1</sup>、𐵇 lwu<sup>1</sup> 對當的漢語字眼為「雜、間」，<sup>21</sup> 𐵇 tshj<sup>1</sup>、𐵇 bio<sup>1</sup> 對當的漢語字眼則是「列

---

用在這裡是實詞義的動詞、對當的正是漢語的「盡」，意思是“竭盡、極言達至物量或動能的極限”。西夏語的 𐵇 zj<sup>1</sup> 作為表徵“充量、極限”的實詞義動詞，典型的類似用法，莫如(29)句（此例轉引自龔先生之「西夏語辭典資料庫」）：

(29) 𐵇 𐵇 𐵇 𐵇 𐵇 𐵇 𐵇 𐵇  
 mee<sup>2</sup> mji<sup>1</sup> sjj<sup>2</sup> nj<sup>1</sup> ljwu<sup>1</sup> tshjw<sup>1</sup> zj<sup>1</sup> mji<sup>1</sup> zju<sup>2</sup>  
 賢、不肖二間寸盡，不如。

（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孟子·離婁》）

(d) 參看注2。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28)和(29)的 𐵇 nj<sup>1</sup> ljwu<sup>1</sup>，和(1)、(2)兩句的 𐵇 tshj<sup>1</sup> ljwu<sup>1</sup>，以漢語的思惟看，都是「兩者（兩兩）之間」的意思。但是，西夏語用 𐵇 nj<sup>1</sup> ljwu<sup>1</sup> 的時候，前面一定是兩個不同類的對象；用 𐵇 tshj<sup>1</sup> ljwu<sup>1</sup> 時，則指同類的事物。

(e) (28)、(29)兩句還可比較前引(1)句（(2)句亦同）的 𐵇 thja<sup>1</sup> ljw<sup>1</sup> tshj<sup>1</sup> ljwu<sup>1</sup> 「其營相去」，對譯漢語都有動詞「（相）去」；但「去」不是位移動詞、是「（丈量）距離、里程」的意思，西夏譯文並無可以對當的字眼。(28)句，雖然漢語表示“距離、里程”的「去」，西夏譯文應該可以關連於 𐵇 rjar<sup>1</sup>；但是漢語的「道」也關連於 𐵇 rjar<sup>1</sup>，因為漢語的「道」在這裡表示「（相當於一箭射出去那麼遠的）距離、里程」。按西夏語的 𐵇 rjar<sup>1</sup> 可信有“里程遠近”的語義、通常作移動動詞的補語，並有對譯漢語「遠」的實例（《孫子兵法》44B-7b）。

<sup>21</sup> 本文僅以下面兩則文獻用例略示西夏語 𐵇 dza<sup>1</sup> 與 𐵇 lwu<sup>1</sup> 的關係：

（布）、錯」。其中漢字「錯」取的應該是“置：擺設、陳設”義，也與西夏語 𐵇 tshjɿɿ<sup>1</sup>、𐵇 bio<sup>1</sup>「列、布」表徵的概念相近。

- (30) 𐵇 𐵇 𐵇 𐵇 𐵇 𐵇 𐵇  
 ljɿ<sup>1</sup> war<sup>2</sup> dza<sup>1</sup> tshjɿɿ<sup>1</sup> ljuu<sup>2</sup> ɳa<sup>2</sup> we<sup>2</sup>  
 寶 枝 雜 布 嚴 好 爲。  
 寶枝雜布爲嚴好。（《華嚴》：-163-）

- (31) 𐵇 𐵇 𐵇 𐵇 𐵇 𐵇 𐵇  
 ljɿ<sup>1</sup> ɳij<sup>2</sup> lwu<sup>1</sup> tshjɿɿ<sup>1</sup> ljuu<sup>2</sup> tshjɿɿ<sup>2</sup> we<sup>2</sup>  
 寶 王 間 錯， 嚴 飾 爲。  
 寶王間錯爲嚴飾。（《華嚴》：-163-）

因此，像這樣的例子，儘管是翻譯佛經，仍然是 𐵇 tshjɿɿ<sup>1</sup> 表示“行列”概念的具體證言。

然則《掌中珠》325 收「簫」，西夏語爲 𐵇 𐵇 tshjɿɿ<sup>1</sup> lju<sup>2</sup>，𐵇 tshjɿɿ<sup>1</sup> 取義應即「排（列）」。<sup>1</sup> 內部結構當以 𐵇 tshjɿɿ<sup>1</sup> 作 𐵇 lju<sup>2</sup>「管」的定語，𐵇 𐵇 tshjɿɿ<sup>1</sup> lju<sup>2</sup> 是定名式名詞組。顯然，西夏語的 𐵇 𐵇 tshjɿɿ<sup>1</sup> lju<sup>2</sup> 所以指涉漢人的樂器「簫」，是解釋性的翻譯：「簫」的形狀是成排的管子。按「簫」，即排簫、簫管（律管），是中國古老的編管樂器；先秦時同編鐘、編磬一樣，是很重要的雅樂樂器。排簫在漢代鼓吹及隋唐宮廷音樂中，也都佔有一定地位。盛唐時排簫東傳日本，今奈良東大寺正倉院仍藏有稱作「甘竹律」的唐代排簫，由椽木和革帶拴捆而成。

#### 2.2.3.2 𐵇 tshjɿɿ<sup>1</sup> 重疊，用如狀態動詞

李範文的《夏漢字典》列舉 𐵇 tshjɿɿ<sup>1</sup> 有五個不同的詞義（1997, No. 5870）。第一例便是 𐵇 tshjɿɿ<sup>1</sup> 疊用，是爲狀態動詞。

- 
- (32) 𐵇 𐵇 𐵇 𐵇 𐵇 𐵇 𐵇  
 tɕij<sup>1</sup> sɔ<sup>1</sup> ljɿ<sup>1</sup> war<sup>2</sup> dza<sup>1</sup> lwu<sup>1</sup> wji<sup>1</sup> dji<sup>1</sup>  
 如 三 寶 物 雜 間 遣 分。  
 或三寶物混亂雜用。（過：138，見《西夏研究》I）

- (33) 𐵇 𐵇 𐵇 𐵇 𐵇 𐵇 𐵇  
 dʒjɿ<sup>2</sup> phiow<sup>1</sup> dʒju<sup>1</sup> sjwɿj<sup>1</sup> kie<sup>1</sup> tsə<sup>1</sup> lwu<sup>1</sup>  
 紅 白 分 明，金 色 間。  
 紅白分明間金色。（十：372）

- (34)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ljo<sup>2</sup> mji<sup>1</sup> tšiej<sup>2</sup> tšiej<sup>2</sup> kie<sup>1</sup> nji- tshj<sup>1</sup> tshj<sup>1</sup>  
兄 弟 相 繼，金 珠 成 行。  
 兄弟相繼，金珠成行。(諺 198)<sup>22</sup>

此例出自「西夏文諺語集」，並非夏漢對譯文獻。第四行是李先生的翻譯，我認為他的翻譯可能貼切原文，漢語的「成行」與「相繼」，也是比較好的對文。<sup>23</sup> 但是，西夏語的 𨮒 𨮒 tshj<sup>1</sup> tshj<sup>1</sup>，未必直接就是漢語「成行」的意思。𨮒 tshj<sup>1</sup> 重疊的用例，還可看下面兩句對譯語料：

- (35) 𨮒 𨮒 𨮒 𨮒  
 mə<sup>2</sup> ·ji<sup>2</sup> tshj<sup>1</sup> tshj<sup>1</sup>  
眾 綵 雜 飾。  
 眾綵雜飾。(《法華》)<sup>24</sup>
- (36)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𨮒  
 tji<sup>2</sup> bju<sup>1</sup> ya<sup>1</sup> phio<sup>2</sup> tshj<sup>1</sup> tshj<sup>1</sup> bie<sup>2</sup>  
方 隨，門 牖 相 間 開。  
 門牖隨方相間開。(《華嚴》-165-)

我們看到，(35) 句的 𨮒 𨮒 tshj<sup>1</sup> tshj<sup>1</sup> 對譯的漢語是「雜飾」，(36) 句則 𨮒 𨮒 tshj<sup>1</sup> tshj<sup>1</sup> 對譯漢語「相間」。換句話說，(34) 句西夏語的 𨮒 𨮒 tshj<sup>1</sup> tshj<sup>1</sup>，並沒有漢語「成：經歷某種過程，達到齊備、完整的狀態或形態」(注 17) 的語義；𨮒 𨮒 tshj<sup>1</sup> tshj<sup>1</sup> 和 𨮒 𨮒 bio<sup>1</sup> bio<sup>1</sup> 相似，都是表徵「行列、排列」的狀態動詞。(36) 句的 𨮒 𨮒 tshj<sup>1</sup> tshj<sup>1</sup>，是狀態動詞、作為述語 𨮒 bie<sup>2</sup> 「開」的狀語。

<sup>22</sup> 審查人之一提議，這一句的西夏字 𨮒 nji- 的擬音，宜為 njwi- (I propose that the phonet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Tangut character 𨮒 is njwi- for some reasons)。我承認，他確實是有道理的。不過，𨮒 不僅在《文海》《同音》缺乏足以推論韻調的紀錄，目前我也還沒有找到可靠的藏文對音。暫時，我還是援用龔煌城的擬音。

<sup>23</sup> 此例又見於 No. 4827，作「兄弟成幫、金珠成行」，轉以「成幫」取代「相繼」翻譯 𨮒 𨮒 tšiej<sup>2</sup> tšiej<sup>2</sup>，不知何所據。原文影見陳炳應(1993)《西夏諺語》No. 263，陳先生的翻譯是「兄弟相繼，珠寶縷縷」(頁 22)，亦可參考。

<sup>24</sup> 《法華經·譬喻品》(西田 2005:34)。此例已見於 Nv-II, 241，參看注 1。



## 2.3 小結

總結上述對譯語料的觀察分析，應該可以肯定，西夏語的 𐰇 tshjɿɿ<sup>1</sup>，如 𐰇 bio<sup>1</sup>、𐰇 khjɿɿ<sup>2</sup>（、𐰇 𐰇 bio<sup>1</sup> khjɿɿ<sup>2</sup>），確實具有“行列”的詞彙語義。這個結果，不僅能充分印證《文海》的字義解釋；我們根據書寫形體所做的觀察，也能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

- (一) 西夏文字構形部件的相關性，雖然不保證語言必然同源；書寫文字之有共同的構形部件，卻不可能是字音、字義毫無關係的語位（龔 1984, 1985）。因此，𐰇 tshjɿɿ<sup>1</sup>、𐰇 bio<sup>1</sup> 可能是由構形部件「對調」所造的義近字。
- (二) 根據《文海》的解釋，文字的 𐰇，當如 𐰇 bio<sup>1</sup>，可以表徵語言中與 𐰇 bio<sup>1</sup>、𐰇 khjɿɿ<sup>2</sup>、𐰇 𐰇 bio<sup>1</sup> khjɿɿ<sup>2</sup>、𐰇 𐰇 xow<sup>2</sup> rer<sup>2</sup> 相近之“行列”的語義。
- (三) 檢查文獻語料，也有一致的結果。語言的 𐰇 tshjɿɿ<sup>1</sup> 具有“行列”的詞彙語義，表徵語言中“行列”的概念，不只見載於語言學的工具書，也能在具體的語言中找到可靠的實例。
- (四) 整體而論，西夏語的 𐰇 bio<sup>1</sup>、𐰇 tshjɿɿ<sup>1</sup> 應該是屬於謂詞性的語彙。若單用、取義“行列”時，大致上是狀態動詞。

## 3. 𐰇 tshjɿɿ<sup>1</sup> 的另一義“念誦”之語法性質

這一節嘗試說明，西夏語“念誦”的 𐰇 tshjɿɿ<sup>1</sup> 與“行列”的 𐰇 tshjɿɿ<sup>1</sup>，兩者之間的語義關聯，也許是有理可說的。首先，根據《真實名經》以 𐰇 tshjɿɿ<sup>1</sup> 翻譯梵文的 saṃgīti “合誦”，可以確認其基本語法內涵。其次，觀察一些世俗文獻用 𐰇 tshjɿɿ<sup>1</sup>、作「讀誦」解的語料；再看幾則用 𐰇 tshjɿɿ<sup>1</sup>，表面上卻不對譯「讀誦」（或「行列」）的語料。然後，讀一讀《法華經》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等，分析西夏語 𐰇 tshjɿɿ<sup>1</sup> 與 𐰇 lə-「念」的異同。

### 3.1 《真實名經》用 𐰇 tshjɿɿ<sup>1</sup> 表徵“誦：讀誦、念誦、合誦”的概念

西夏人翻譯漢譯佛經的「讀誦」，用 𐰇 do<sup>1</sup> tshjɿɿ<sup>1</sup>，目前已知的用例很多。如西夏語譯《金光明經》《法華經》，不斷出現以 𐰇 d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yiwej<sup>1</sup> ·jiij<sup>1</sup>（或 𐰇 yiwej<sup>1</sup> ·jiij<sup>1</sup> do<sup>1</sup> tshjɿɿ<sup>1</sup>）翻譯漢語的「受持讀誦（或「受持（是經）」

若讀若誦」)；這兩部西夏語譯佛經，也不只一次用 𐵄 𐵇 d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tsjiɿ<sup>2</sup> dar<sup>1</sup>，翻譯漢譯文的「讀誦通利」(見王靜如 1932:16, 120, 254, 262，西田 2005:90, 97, 201 等，不一一舉出)。這類一致的對譯關係，不免給人根據漢語字字直譯的印象，而且無助於我們解明 𐵇 tshjɿɿ<sup>1</sup> 的語法內涵。但西夏語的《真實名經》十八次用到 𐵇 tshjɿɿ<sup>1</sup>，有十五次單用為小句動詞；其中十三次應該都是翻譯梵文的 saṃgīti “合誦”，前面都有定指的客體(「誦」的內容)。這是很重要的直接證言，保證 𐵇 tshjɿɿ<sup>1</sup> 確實是西夏語表徵“誦：讀誦、念誦、合誦”概念的語位(關於西夏語譯《真實名經》的性質、對譯的漢語文本，及具體用例，請看林 2006b)。換句話說，西夏人雖然移借漢語的「讀(𐵄 do<sup>1</sup>)」，並不表示本語言中缺乏語義相當於「讀誦(reading)」的語彙。對《真實名經》而言，單用 𐵇 tshjɿɿ<sup>1</sup>，可能與分句偈頌的音節限制有關。但是，直接用 𐵇 tshjɿɿ<sup>1</sup>，也可能更切合表達誦經的語義；因為西夏語的 𐵇 tshjɿɿ<sup>1</sup>，語義也許多偏取“誦(reciting, to chant)”。

### 3.2 世俗文獻用 𐵇 tshjɿɿ<sup>1</sup> 為表徵“念誦”的動作動詞

世俗文獻，如《孫子兵法》和《六韜》，沒有用到 𐵄 𐵇 d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或 𐵄 do<sup>1</sup>、𐵇 tshjɿɿ<sup>1</sup>，應與原典的時代及語料性質有關。至於《類林》，則原典有關“閱讀、觀覽(to read)”的語彙也不多，而對譯的西夏語泰半是 𐵄 do<sup>1</sup>。只有三次用到 𐵇 tshjɿɿ<sup>1</sup>，三次相當的對譯字眼都是「誦」。

#### 3.2.1 《類林》三見 𐵇 tshjɿɿ<sup>1</sup>

《類林》三見 𐵇 tshjɿɿ<sup>1</sup> 對譯「誦」，極具有代表性。

- (37) 𐵇 𐵇 𐵇 𐵇 𐵇 𐵇 𐵇 𐵇  
 śjwi<sup>1</sup> gjɿɿ<sup>1</sup> kjiw<sup>1</sup> we<sup>2</sup> zjo<sup>2</sup> ·jwɿɿ<sup>2</sup> tshjɿɿ<sup>1</sup> rjiɿɿ<sup>1</sup>  
 年 九 歲 為 時， 文 誦 能。  
 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L. 272-1〈聰慧篇·班固〉)

此例《類林雜說》摘記班固的故事，典出《後漢書·班彪列傳》「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漢語的「屬文」個別的看，固然是“寫作”的意思；倘若與「誦詩(賦)」並舉，不妨是概括的“書寫讀誦”。我認為，此例西夏譯者用 𐵇 𐵇 𐵇 ·jwɿɿ<sup>2</sup> tshjɿɿ<sup>1</sup> rjiɿɿ<sup>1</sup>，正是簡潔的譯出「能屬文誦詩



<sup>27</sup> 發 tshjiɿ<sup>1</sup> : 嫫 tshjiɿ<sup>2</sup> 是龔 (2001) 的第四類動詞。相關討論還可看林 (2006b, 2006c)。

28 我對 娑 tshji<sup>2</sup> 之「語用」的觀察，來自於《金光明經》及《法華經》的比較（參看林 2006c:704, 712-5）。基本上，翻譯佛經中西夏語的 娑 tshji<sup>2</sup> 用在如下兩種對話場域：A. 第一人稱主語自發性的言語行為，通常就是佛陀面對弟子、隨侍者或信眾，主動說法。B. 弟子或隨侍者請求佛陀說法開示，佛陀是受請的第二人稱行為主體。這個觀察也能解釋 (38) 句用 娑 tshji<sup>2</sup>，「王掣」受「同侶」所請，屬於 B 種場域。對「同侶」而言，「王掣」既是第二人稱，也是 娑 tshji<sup>2</sup> 的行為主體；「王掣」背誦碑文，現場收聽的對象自然是「同侶」了。此外，還可以留意，這一句的 娑 tshji<sup>2</sup> 和 𪛗 tshji<sup>1</sup> 不僅都對譯漢語的「誦」，音韻形式還呈現前元音對央元音的轉換；似乎，娑 tshji<sup>2</sup> 和 𪛗 tshji<sup>1</sup> 兩者也是基本式與衍生式的關係，屬於龔 (2001) 的第三類動詞，以 娑 tshji<sup>2</sup> 為基本式。

112

- (39) 薊 峯 羈 殺 徧 頌 𣎵 𣎵  
 sji<sup>1</sup> phu<sup>2</sup> rowr<sup>1</sup> ɲewr<sup>2</sup> ·ji<sup>1</sup> ɲwə<sup>1</sup> wjɪ<sup>2</sup> tshjɪɪ<sup>1</sup> wji<sup>1</sup>  
 樹 枯 數 於 咒 △ 誦 -爲。  
 誦枯樹之咒。(L. 314-2〈方術篇·趙炳〉)
- (40) 𣎵 𣎵 頌 𣎵  
 djɪɪ<sup>2</sup> wji<sup>1</sup> ɲwə<sup>1</sup> tshjɪɪ<sup>1</sup>  
 定 -爲， 咒 誦。  
 入定誦咒。(《掌中珠》215)

### 3.2.2 《掌中珠》的「瓔珞數珠」與「閤門司」

《掌中珠》有四次用到 𣎵 tshjɪɪ<sup>1</sup>。215「入定誦咒」的 𣎵 tshjɪɪ<sup>1</sup>取義“讀誦”，已如上述，可無疑義。其餘，則 325 收「簫」作 𣎵 薊 tshjɪɪ<sup>1</sup> lju<sup>2</sup>，前文業經解明，𣎵 tshjɪɪ<sup>1</sup>取的是「排(列)」之義(2.2.3.1 節)。下面分別說明 211「瓔珞數珠」、284「閤門司」兩例，用 𣎵 tshjɪɪ<sup>1</sup>之所取義。

#### 3.2.2.1 𣎵 𣎵 𣎵 𣎵 ·jɪɪ<sup>2</sup> rer<sup>2</sup> lə- tshjɪɪ<sup>1</sup>「瓔珞數珠」

- (41) 𣎵 𣎵 𣎵 𣎵  
 ·jɪɪ<sup>2</sup> rer<sup>2</sup> lə- tshjɪɪ<sup>1</sup>  
 珠 網 念 誦。  
 瓔珞數珠。(《掌中珠》211)

我認爲，此例 𣎵 tshjɪɪ<sup>1</sup>應歸入“念誦”義。理由可說明如下：

- (一) 按西夏語譯《真實名經》以 𣎵 𣎵 ·jɪɪ<sup>2</sup> tshjɪɪ<sup>1</sup>連讀，相當於梵文的 māla，意思是「瓔珞、數珠、鬘條」。其中 𣎵 ·jɪɪ<sup>2</sup>《同音》41B3 以 𣎵 nji-「珠」爲注字，及根據《文海》35.262、53.222 的解釋，可以肯定 𣎵 ·jɪɪ<sup>2</sup>應該是與 𣎵 nji-「(貫)珠」有關的供佛、念佛之儀軌品物。因此，𣎵 𣎵 ·jɪɪ<sup>2</sup> tshjɪɪ<sup>1</sup>直譯不妨是“珠-念誦”，是即「念珠(數珠)」。<sup>30</sup>《掌中珠》之「瓔珞數珠」，由前

<sup>30</sup> 嚴格的說，漢語翻譯之「瓔珞、數珠、鬘條」等名物，命名取義及具體指涉可能各自略有不同。按梵語 māla，乃「(華)鬘」之意，指稱以絲綵花，結於頸項、人身的裝飾物。「瓔珞」梵名或曰 muktāhāra，指由珠玉或花等編綴而成之飾物，可掛在頭、頸、胸或手腳等部位。「數珠」梵名

pāsakamālā，即念珠、誦珠、咒珠，指以線貫串一定數目之珠，用以計算稱名念佛或陀羅尼等之次數。印度自古即有以環珞鬘條纏身之風習，由是演變成風行於婆羅門之間的念珠之使用；但是比丘不得以華鬘飾身，僅能以之懸掛佛室、用以供佛。而「念珠」似乎是中國、西藏、蒙古、日本、韓國等地僧俗所攜行之重要法具，甚至成為佛教徒之標幟者。

<sup>32</sup> 參看注 30。連綴眾寶珠、以珍寶結成之網，用以莊嚴佛殿或懸掛於佛像上。佛土、天界等，皆有眾寶莊嚴之羅網；帝釋宮之羅網，稱為帝網，亦稱因陀羅網。又可以參考《法華經》，多次以 𑖀𑖦𑖫𑖜𑖞𑖩𑖰 jṛt̪ rər̥ 對譯「瓔珞」（《金光明經》亦是）。不過，下引《法華經·譬喻品》之西夏譯文，對譯漢語的「羅網」和「瓔珞」，西夏語都是 𑖀𑖦𑖫𑖜𑖞𑖩𑖰 jṛt̪ rər̥。

(43) 瓊麗慘澹發矜敝蕭索致殺  
tɕ<sup>1</sup> khj<sup>2</sup> pju<sup>1</sup> tshju<sup>1</sup> nji- yie<sup>1</sup> j<sup>2</sup> rər<sup>2</sup> ŋw<sup>2</sup> lju<sup>2</sup> ʔa<sup>2</sup> ljuu<sup>2</sup> tshjiu<sup>2</sup>  
千萬價直真珠璣以，身於莊嚴。  
以真珠璣價直千萬，莊嚴其身（西田 2005:40）

114

tshjɿɿ<sup>1</sup> 連用，我以爲，最宜對當漢語的「稱念」；<sup>34</sup> 以 𐵇 tshjɿɿ<sup>1</sup> 對「稱」，取的還是“念誦”義。

西夏語的 𐵇 tshjɿɿ<sup>1</sup> 對譯漢語的「稱」，也有例可循。(44) 句是 Nevsky 最初便徵引之《七佛》「三稱我名」(1960, Nv-II, 241)。<sup>35</sup>

- (44) 𐵇 𐵇 𐵇 𐵇 𐵇  
 ŋa<sup>2</sup> mjiiɿ<sup>2</sup> so<sup>1</sup> dʒjw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我 名 三 次 稱。  
 三稱我名。

這一句的 𐵇 tshjɿɿ<sup>1</sup> 作小句動詞。𐵇 tshjɿɿ<sup>1</sup>「稱」的內容(客體)，爲 𐵇 𐵇 ŋa<sup>2</sup> mjiiɿ<sup>2</sup>「我名」。西夏語動詞和賓語之間還能加接其他成分，這裡，𐵇 tshjɿɿ<sup>1</sup> 的前面還有動量狀語 𐵇 𐵇 so<sup>1</sup> dʒjwo<sup>1</sup>「三(次)」。

<sup>34</sup> 即稱名念佛之意。口中稱誦佛之名號，心中亦同時念佛；或者用淨土宗對「念」的解釋，以一念配合一聲佛號，稱名一句即謂一念。

<sup>35</sup> 𐵇 tshjɿɿ<sup>1</sup> 對譯漢語的「稱」，還可參考《金光明經》的「稱彼佛名及此經名號」，西夏譯文作：

(45) 𐵇 𐵇 𐵇 𐵇 𐵇 𐵇 𐵇  
 thja<sup>1</sup> tha<sup>1</sup> mjiiɿ<sup>2</sup> lɿ<sup>1</sup> thjɿ<sup>2</sup> lwər<sup>2</sup> mjiiɿ<sup>2</sup> tshjɿɿ<sup>1</sup>  
 彼 佛 名 及， 此 經 名 稱。  
 稱彼佛名及此經名號。(八 168)

李範文截引這句話的 𐵇 𐵇 𐵇 𐵇 𐵇 lɿ<sup>1</sup> thjɿ<sup>2</sup> lwər<sup>2</sup> mjiiɿ<sup>2</sup> tshjɿɿ<sup>1</sup>，誤讀爲「及此經名號」，而認爲西夏語的 𐵇 tshjɿɿ<sup>1</sup> 另有「號」的義項(1997, No. 5870)，是不對的。這個句子 𐵇 tshjɿɿ<sup>1</sup> 與(𐵇 𐵇) 𐵇 thjɿ<sup>2</sup> lwər<sup>2</sup> mjiiɿ<sup>2</sup>「(此經)名」共構，是 VP、而不是 NP(或 DP)。由於 𐵇 lɿ<sup>1</sup>，相當於並列連接詞，所以整個句子只是一個 VP。

### 3.2.2.2 𪛗 𪛘 $tjɿ^2$ $tshjɿɿ^1$ $rjar^1$ 「閤門司」

- (46) 𪛗 𪛘 𪛙  
 $tjɿ^2$   $tshjɿɿ^1$   $rjar^1$   
禮 誦 司  
閤門司。(《掌中珠》284)

首先，西夏語的 𪛗 𪛘  $tjɿ^2$   $tshjɿɿ^1$  與漢語指涉官署門的「閤」或「閤門」，根本沒有直接的語義關係；𪛘  $tshjɿɿ^1$  用的還是“念誦”義，𪛗 𪛘  $tjɿ^2$   $tshjɿɿ^1$  或許比較切近漢語的「典禮」。理由可說明如下：

《掌中珠》的「閤門司」夾在「中書」、「樞密」以下，乃至「群牧司」、「受納司」等系列職官制度的詞條中；而漢語的「閤門」，應為「東、西上閤門」的省稱。「閤門」常見於宋人筆記中，例如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閤門官有東上、西上閤門使，號橫行班。「閤門使」是古代典章官制名之一，始置於唐中期，初以宦官充任；北宋東上閤門司、西上閤門司分別置使，選吐詞清晰宏亮、熟習儀制、禮容有節的武臣（或戚里子弟）充掌。

根據《宋代官制辭典》頁436：

「閤門使」為職事官、武階名。東西上閤門司，東閤門掌赴前後殿朝會、宴集、常朝起居、臣僚蕃客朝見、辭謝范儀，與分班次、引班等有關吉禮之事。

已知西夏模仿漢人的典章制度。我們雖然不太確定，西夏「閤門司」的執掌，具體是不是相當於唐宋的「閤門使」；西夏人以 𪛗 𪛘  $tjɿ^2$   $tshjɿɿ^1$  翻譯「閤門」，似乎正是闡況其執掌。西夏語的 𪛗  $tjɿ^2$  表徵“禮儀、禮俗、樣式、規則、儀制”的語義，有許多可靠的對譯語料；至於 𪛘  $tshjɿɿ^1$ ，應該也是取其“念誦”的語義。𪛗 𪛘  $tjɿ^2$   $tshjɿɿ^1$  “禮-誦”正所謂「掌赴前後殿朝會、宴集、常朝起居、臣僚蕃客朝見、辭謝范儀，與分班次、引班等有關吉禮之事」。<sup>36</sup>

<sup>36</sup> 《明史·劉基列傳》：「考宋制，閤門使即儀禮司」，亦可參考。又，《掌中珠》283有「大恒曆院」作 𪛗 𪛘  $tjɿ^2$   $tshjɿɿ^1$  “禮-典-司”，李範文直譯為「典禮司」（1997, No. 1910）。雖然，「大恒曆院」咸信是負責天文曆法的單位，與負責帝王家吉禮的單位自是有別。而天上神祇無非是地上人心的投射，或許正是西夏人遣詞用字之所本。



西夏語的 𐰇𐰺  $tj\dot{x}^2$   $tshj_{++}^1$  “禮-誦”也許又對譯為「典集」。蓋「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銘」中，與漢文「書番碑旌記典集冷批渾鬼名遇」對當的西夏語為：<sup>37</sup>

- (47) 𐰇𐰺  
 $rjar^1$   $mji^2$   $we^2$   $bju^1$   $rji^2$   $\eta wuu^1$   $tj\dot{x}^2$   $tshj_{++}^1$   $ru^2$   $phji^2$   $bji^2$   $xw\epsilon^2$   $\eta we^2$   $mji^1$   $giuu^2$   
 書 者 切 韻 學 士 典 集 [冷 批] 臣 [渾 鬼 名 遇]

當然，𐰇𐰺  $tj\dot{x}^2$   $tshj_{++}^1$  相對「典集」，嚴格單字語義的考量，除了需要先弄清楚彼時漢語的「典集」是什麼意思，<sup>38</sup> 也有待更多西夏語料以為驗證。

無論如何，將西夏語的 𐰇𐰺  $tj\dot{x}^2$   $tshj_{++}^1$  譯為「閤門」，就這兩則紀錄而言，應當是落空的。而西夏語的 𐰇𐰺 𐰇𐰺  $tj\dot{x}^2$   $tshj_{++}^1$   $rjar^1$  之為「閤門司」，則是解釋性的翻譯；𐰇𐰺  $tshj_{++}^1$  之取義，應該還是“念誦”。

#### 4. 《法華經》之用 𐰇𐰺 $tshj_{++}^1$ 與 𐰇𐰺 $l\epsilon-$

根據《法華經》唯一一例，𐰇𐰺  $tshj_{++}^1$  不與 𐰇𐰺  $do^1$  連用，而對當漢語的「念」；這一節，嘗試說明西夏語的 𐰇𐰺  $tshj_{++}^1$  與 𐰇𐰺  $l\epsilon-$ 「念」之異同。

<sup>37</sup> (a) 李範文(1997)之 No. 1910, 3202, 5870 俱引羅福成之 𐰇𐰺 𐰇𐰺  $rji^2$   $\eta wuu^1$   $tj\dot{x}^2$   $tshj_{++}^1$  「典集閤門」。唯羅福成當年遺落部分文本，這裡的釋文則缺譯前面的 𐰇𐰺 𐰇𐰺  $we^2$   $bju^1$  兩個字(1932，收在《西夏研究》：176)。如果用史金波(1993)，則 𐰇𐰺 𐰇𐰺  $rji^2$   $\eta wuu^1$  兩字從上讀，𐰇𐰺 𐰇𐰺  $we^2$   $bju^1$   $rji^2$   $\eta wuu^1$  譯為「切韻學士」。我以為，西夏語的 𐰇𐰺 𐰇𐰺  $rji^2$   $\eta wuu^1$  與漢語的「典集」，應該沒有直接的語義關係。按《類林》294-5, -7 兩見 𐰇𐰺 𐰇𐰺  $rji^2$   $\eta wuu^1$ ，前者翻譯「學士」，後者應該相當於漢語的「儒」。而西夏人編的《五音切韻》，西夏文書名作 𐰇𐰺 𐰇𐰺 𐰇𐰺  $yie^2$   $\eta w\epsilon^1$   $we^2$   $bju^1$ 。所以史先生以 𐰇𐰺 𐰇𐰺  $we^2$   $bju^1$   $rji^2$   $\eta wuu^1$  為「切韻學士」，有正當的理由。那麼相當於「典集」的西夏文，就只能是 𐰇𐰺  $tj\dot{x}^2$   $tshj_{++}^1$  了；史先生之 𐰇𐰺  $tj\dot{x}^2$   $tshj_{++}^1$  仍作「閤門」，想來是援用《掌中珠》之故。(b) 由於從此以下，除了側寫小字體的 𐰇𐰺  $bji^2$  「臣」之外，西夏文與漢文全是對音的關係；則漢語的「典集」與西夏語的 𐰇𐰺  $tj\dot{x}^2$   $tshj_{++}^1$ ，未始不可能是對音的關係。(c) 𐰇𐰺 𐰇𐰺  $xw\epsilon^2$   $\eta we^2$   $mji^1$   $giuu^2$  對漢字「渾鬼名遇」之音，大致沒有問題；𐰇𐰺  $ru^2$   $phji^2$  作漢字「冷批」的對音，需要補充說明。𐰇𐰺  $ru^2$  羅福成、西田龍雄、史金波都是這麼寫的；從元音看，西夏語的 𐰇𐰺  $ru^2$ ，不是很切合漢字「冷」的發音。李範文之 No.4486 根據西田(1964-66)，相當的字寫作 𐰇𐰺  $rj\dot{x}^2$ ，似乎比較適合對漢字「冷」的音；但是，西田其實寫的是 𐰇𐰺  $ru^2$ 。

<sup>38</sup> 如果不考慮「典集」與 𐰇𐰺  $tj\dot{x}^2$   $tshj_{++}^1$  可能是對音的關係，則漢語傳世古籍「典集」似乎僅見於《尚書·周書·梓材》「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及《三國志·魏志·魏書·桓範傳》「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此例承蒙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班楊素梅小姐相告。謹此敬致謝忱)。兩處「典集」一般都認為「典，常也；集，會也」，「典集」是說「經常會同」。不審是否即西夏人之所取義？

4.1 〈觀世音普門品〉的𠵹 tshjɿɿ<sup>1</sup> 與𠵹 lə- 都對當「念」

現存西夏文本《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只有 103 行，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bio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𠵹<sup>1</sup> bju<sup>1</sup> “觀音-念-力-依”「念彼觀音力」，倒是重複十三次之多。如果前述 (41) 句的 𠵹 𠵹 lə- tshjɿɿ<sup>1</sup>，最宜對當漢語的「稱念」，則這些分句偈以 𠵹 tshjɿɿ<sup>1</sup> 對當漢語的「念」，就是頗令人沈吟的纏結了。<sup>39</sup> 我們勢不能不認真考慮，西夏語的 𠵹 tshjɿɿ<sup>1</sup> 和 𠵹 lə- 究竟有什麼語法、語義的異同。下面，不妨讀一讀「念彼觀音力」一再複誦的最後一段。

- (48)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sup>2</sup> bio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𠵹<sup>1</sup> bju<sup>1</sup> ·ji<sup>1</sup> ljwɿj<sup>1</sup> nji- dʒjow<sup>1</sup> ka<sup>2</sup> thjoo<sup>1</sup> 𠵹<sup>2</sup> rjur<sup>1</sup> bioo<sup>1</sup> 𠵹<sup>2</sup>  
 觀 音 念 力 依，眾 怨 退 散。妙 音 世 觀 音，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xiwā<sup>1</sup> 𠵹<sup>2</sup> njow<sup>2</sup> kieɟ<sup>2</sup> 𠵹<sup>2</sup> rjur<sup>1</sup> kha<sup>1</sup> su<sup>1</sup> buu<sup>2</sup> 𠵹<sup>2</sup> ·ju<sup>2</sup> thja<sup>1</sup> bju<sup>1</sup> lə- lew<sup>2</sup>  
 [梵] 音 海 潮 音，世 間 如 勝 音。常 彼 依 念 須，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lə- lə- ·jiw<sup>2</sup> tji<sup>1</sup> šjwo<sup>1</sup> rjur<sup>1</sup> 𠵹<sup>2</sup> bioo<sup>1</sup> sej<sup>1</sup> šjɿɿ<sup>2</sup>  
 念 念 疑 勿 生。世 音 觀 淨 聖，  
 念彼觀音力，眾怨悉退散。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是故常  
 須念，念念勿生疑。觀世音淨聖，(西田 2005:200)<sup>40</sup>

<sup>39</sup> (a) 西夏譯文前殘。長行不分句的部分，起「無盡(意)言，甚多，世尊」。對我而言，這真是再遺憾不過了。長行不分句經文相當於分句偈頌之「念彼觀音力」的，頭一段是「一心稱名」、「稱其名號」、或「稱觀世音菩薩名者」，一次用「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號者」。後一段是「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常應心念」，及「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b) 今本鳩摩羅什漢譯本《妙法蓮華經》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由長行和偈頌組成。但是，鳩摩羅什譯本原來只有長行；後來闍那崛多時補譯「重頌」，故與《添品妙法蓮華經》之偈頌完全相同。不過，漢譯本長行與偈頌部分之用詞不同，應該是由於原典使用的語彙不同。

<sup>40</sup> 參看注 39。西夏譯文肯定是由漢譯本翻譯的結果。漢譯本則雖內文與原本梵文有相當的落差，但是複誦「念彼觀音力」十三次，及至「念念勿生疑」，形式上確實是一一對應的。下面是根據季羨林序、蔣忠新 1988 編注《梵文《妙法蓮華經》寫本》(並比對 Dr. P. L. ed. 1960 的網路轉寫本)之本段梵文：

smarato avalokiteśvaraṃ praśameyā arisaṃgha pāpakāḥ //23// meghasvara  
 dundubhisvaro jaladharagarjita brahmasusvaraḥ / svaramaṇḍalapāramiṃgatāḥ smaraṇīyo  
 avalokiteśvaraḥ //24// smarathā smarathā ma kākṣathā śubhasatvam  
 avalokiteśvaram /

(一) 首先，我們看到這裡相當於「觀世音」的西夏譯文，有兩種譯法。𐵇𐵆 𐵇𐵆 rjur<sup>1</sup> bioo<sup>1</sup> ɣie<sup>2</sup> “世-觀-音”，是定名結構，以動賓詞組 𐵇𐵆 𐵇𐵆 rjur<sup>1</sup> bioo<sup>1</sup> 「觀世」，為中心語名詞 𐵇𐵆 ɣie<sup>2</sup> 「音」的修飾成分；與前後的 𐵇𐵆 thjoo<sup>1</sup> ɣie<sup>2</sup> 「妙音」、𐵇𐵆 xiwā<sup>1</sup> ɣie<sup>2</sup> 「梵音」、𐵇𐵆 𐵇𐵆 njow<sup>2</sup> kie<sup>2</sup> ɣie<sup>2</sup> 「海潮音」一致，都是定名結構的普通名詞。相對的，專有名詞「觀世音」的西夏譯文，則是 𐵇𐵆 𐵇𐵆 rjur<sup>1</sup> ɣie<sup>2</sup> bioo<sup>1</sup> “世-音-觀”。𐵇𐵆 𐵇𐵆 rjur<sup>1</sup> ɣie<sup>2</sup> bioo<sup>1</sup> 是動賓詞組，以 𐵇𐵆 rjur<sup>1</sup> ɣie<sup>2</sup> 「世音」為 𐵇𐵆 bioo<sup>1</sup> 「觀」的對象；𐵇𐵆 rjur<sup>1</sup> ɣie<sup>2</sup> 「世音」的內部結構，以 𐵇𐵆 ɣie<sup>2</sup> 「音」為中心語。𐵇𐵆 𐵇𐵆 rjur<sup>1</sup> ɣie<sup>2</sup> bioo<sup>1</sup> 省言，就是這一段開頭的 𐵇𐵆 𐵇𐵆 ɣie<sup>2</sup> bioo<sup>1</sup> 「觀音」。<sup>41</sup> 換句話說，西夏譯者不只看表面形式。對於漢語之表面結構相同、內部異構的語彙，譯者是有所區別的。

(二) 其次，這段話漢語用了四次「念」字，西夏譯文卻分用 𐵇 tshjɿɿ<sup>1</sup>、𐵇 lə- 對譯。比照上項觀察，我以為，𐵇 𐵇𐵆 𐵇𐵆 𐵇𐵆 ɣie<sup>2</sup> bio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ɣie<sup>1</sup> bju<sup>1</sup> 「念彼觀音力」的 𐵇 bju<sup>1</sup> 「依」，有將前面的語句成分 𐵇 𐵇𐵆 𐵇𐵆 𐵇𐵆 ɣie<sup>2</sup> bio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ɣie<sup>1</sup> 轉化為條件分句的功能；而 𐵇 𐵇𐵆 𐵇𐵆 𐵇𐵆 ɣie<sup>2</sup> bio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ɣie<sup>1</sup> 基本上是定名結構，以 𐵇 𐵇𐵆 𐵇𐵆 𐵇𐵆 ɣie<sup>2</sup> bio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修飾 𐵇 ɣie<sup>1</sup> 「力」；及 𐵇 𐵇𐵆 𐵇𐵆 𐵇𐵆 ɣie<sup>2</sup> bio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的內部結構，以 𐵇 𐵇𐵆 𐵇𐵆 𐵇𐵆 ɣie<sup>2</sup> bioo<sup>1</sup> 「觀音」為動詞 𐵇 tshjɿɿ<sup>1</sup>——取義「稱念」的客體。相對的，後面三個「念」以 𐵇 lə- 對譯，取的是「憶念、思惟」或「心念」的意思。因此，我們必須承認，西夏譯者的分用 𐵇 tshjɿɿ<sup>1</sup>、𐵇 lə-，應該是有意識的行為。反映漢語的四個「念」字，表面上雖然不分「口誦 (reading)」與「心念 (thinking)」，<sup>42</sup> 無論如何還是雖相近、實有別的概念。𐵇 tshjɿɿ<sup>1</sup> 用在這裡，取的還是“念誦”義，𐵇 𐵇𐵆 𐵇𐵆 𐵇𐵆 ɣie<sup>2</sup> bio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意思是「稱念（或念誦）觀世音菩薩的名號」。

## 4.2 試論西夏語 𐵇 tshjɿɿ<sup>1</sup> 與 𐵇 lə- 的異同

倘若只看 (48) 句 𐵇 lə- (夏)「念 (漢)」對譯的關係，比起謂詞性的 𐵇

<sup>41</sup> 漢譯佛經中的「觀世音」菩薩，西夏語的譯法不只一種。𐵇𐵆 𐵇𐵆 rjur<sup>1</sup> bioo<sup>1</sup> ɣie<sup>2</sup> 之外，一般都知道還有 𐵇𐵆 𐵇𐵆 bioo<sup>1</sup> ·jiɿ<sup>1</sup> dzju<sup>2</sup> “觀-自在”，也指涉「觀世音」菩薩。有謂西夏語 𐵇𐵆 𐵇𐵆 bioo<sup>1</sup> ·jiɿ<sup>1</sup> dzju<sup>2</sup> 的譯法，是受到藏文佛經的影響，其實不盡然。唐以前漢譯佛經的「觀世音菩薩」與「觀自在菩薩」可能是通用不別的。例如現行玄奘譯《心經》起句是「觀自在菩薩」（梵文：Aryavalokiteśvara Bodhisattva），早期鳩摩羅什譯本便將之譯為「觀世音菩薩」。其實《妙法蓮華經·序品》也有「觀世音菩薩」，相當的西夏譯文卻作 𐵇𐵆 𐵇𐵆 rjur<sup>1</sup> ɣie<sup>2</sup> bioo<sup>1</sup> “諸音-觀”。可見，以 Aryavalokiteśvara 「觀世音」之「同名異譯」，推論西夏譯本的底本為漢語本或藏語本，不盡然可以信之不疑。

<sup>42</sup> 至少漢譯佛經只用「念」，雖然《說文》已經有「唵」字。至於當代漢語的語感，似乎區分「唵：口念」和「念：心念」，也還是「目治」的意義。

tshjɿɿ<sup>1</sup>，西夏語的 𐵇 lə- 似乎比較像名詞性的概念。特別是閱讀翻譯佛經，我們看到 𐵇 𐵇 lə- djɿɿ<sup>2</sup> “念-定”（samādhi，即「三昧」。此例引自 Nv-I, 232），似乎是動賓詞組，𐵇 lə- 是動詞 𐵇 djɿɿ<sup>2</sup>「定」的對象。或者像下面的語句：(49) 句的 𐵇 𐵇 lə- śjwo<sup>1</sup> 也可以視為動賓詞組，𐵇 lə- 是動詞 𐵇 śjwo<sup>1</sup> 所「生」之物。(50) 句的 𐵇 thjɿ<sup>2</sup> lə-，則可以分析為限定名詞組、作動詞 𐵇 wji<sup>1</sup> 的賓語。(51) 句不妨將 𐵇 ljɿɿ<sup>1</sup> lə- 「四念」視為數量名詞組；(52) 句則西夏語的 𐵇 ·ja<sup>1</sup> 既然可以對譯漢語的「一」，𐵇 𐵇 ·ja<sup>1</sup> lə- 也不妨是數量名詞組。<sup>43</sup> 這些 𐵇 lə-，看來似乎不妨歸類為名詞。

- (49) 𐵇 𐵇 𐵇 𐵇 𐵇  
 njij<sup>1</sup> ljɿ<sup>2</sup> lə- śjwo<sup>1</sup> bju<sup>1</sup>  
 心 歡喜 念 生 依，  
 心生歡喜念，（一：22）
- (50) 𐵇 𐵇 𐵇 𐵇  
 nioow<sup>1</sup> thjɿ<sup>2</sup> lə- wji<sup>1</sup>  
 復 是 念 作。  
 復作是念。（一：22）<sup>44</sup>
- (51) 𐵇 𐵇 𐵇 𐵇 𐵇 𐵇  
 ljɿɿ<sup>1</sup> lə- dʒijij<sup>1</sup> ·jij<sup>1</sup> ka<sup>1</sup> ·jij<sup>1</sup> njij<sup>2</sup>  
 四 念 住 之 靜 慮 王。  
 四念住中靜慮王。（《真實名經》之 265）
- (52) 𐵇 𐵇 𐵇 𐵇 𐵇 𐵇  
 zji<sup>2</sup> ·jij<sup>1</sup> njij<sup>1</sup> wo<sup>2</sup> ·ja<sup>1</sup> lə- tsjij<sup>2</sup>  
 諸 之 心 義 一 念 解。  
 亦解剎那諸有義。（《真實名經》之 279）

然而，回歸西夏語的語法，前述（3.2.2.1 節）業已指出，「西夏語的 𐵇 lə- 表

<sup>43</sup> 參看林 (2006b)。這一句的 𐵇 𐵇 ·ja<sup>1</sup> lə- “一念”，對譯梵文的 kṣaṇa（即“念頃”，一個心念起動之間）；相當於上句經文的 𐵇 𐵇 tshia<sup>1</sup> no<sup>1</sup>，則是漢語「剎那（來自 kṣaṇa）」的對音。也就是說，如果上下句是嚴格的對句，這裡的 𐵇 ·ja<sup>1</sup> 以「一」對注，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即便如此，漢語的這個「一」，其實無關乎基數詞。

<sup>44</sup> 這是翻譯佛經經常看到的語句，有時候 𐵇 thjɿ<sup>2</sup> 對當「此」；或者以 𐵇 𐵇 𐵇 thjɿ<sup>2</sup> sju<sup>2</sup> lə- wji<sup>1</sup> “此/是-如-念-作”，對譯「作此念、作如是念、作是念言」等。平行的語句，可以參考 𐵇 𐵇 𐵇 thjɿ<sup>2</sup> sju<sup>2</sup> da<sup>2</sup> ·jɿ<sup>2</sup> “此/是-如-言-謂”，對譯「作如是言」（如《金光明經》十：340）。

示『憶念、思惟』，相當於漢譯佛經、來自梵文的 *smṛti*；或『心念』，相當於漢譯佛經、來自梵文的 *eka-citta*。𐰽𐰆 *lə-* 如果做小句動詞，屬於不及物的感官動詞」。事實上，《掌中珠》314 的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njiij<sup>1</sup> mji<sup>1</sup> sjiiij<sup>2</sup> lə-*「心不思惟」，因為西夏語的 𐰽𐰆 *mji<sup>1</sup>*「不」是否定副詞，已經保證了西夏語的 𐰽𐰆 𐰽𐰆 *sjiiij<sup>2</sup> lə-*「思惟」應該是動詞。既然 𐰽𐰆 𐰽𐰆 *sjiiij<sup>2</sup> lə-* 是動詞，則上述各句對 𐰽𐰆 *lə-* 的理解，雖然以「念」對注西夏語的 𐰽𐰆 *lə-*，是不錯的；語句的分析，卻是遷就漢語作出的解釋。

可以再看下面摘自《法華經》的各句，單用的 𐰽𐰆 *lə-* 無疑都是主要動詞。

- (53)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lew<sup>1</sup> ŋa<sup>1</sup> ·jiij<sup>1</sup> mjiij<sup>1</sup> tji<sup>1</sup> mjiij<sup>1</sup> rjɿ<sup>2</sup> lə-*  
但 空 相 無，願 無，△ 念  
但念空無相無作。(西田 2005:39)
- (54)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lu<sup>2</sup> gji<sup>2</sup> ·jiij<sup>1</sup> njiij<sup>1</sup> sjiiij<sup>2</sup> lə-*  
窮 子 已 心 下 念。  
窮子自念。(西田 2005:41)
- (55)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dzi~a<sup>2</sup> tshju<sup>1</sup> ·jiij<sup>1</sup> njiij<sup>2</sup> sjow<sup>1</sup> ·jiij<sup>1</sup> gji<sup>2</sup> sju<sup>2</sup> lə-*  
眾 生 於 慈，已 子 如，念  
慈念眾生猶如赤子。(西田 2005:72)
- (56)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𐰽𐰆 *wja<sup>1</sup> njiij<sup>1</sup> sjiiij<sup>2</sup> wjɿ<sup>2</sup> lə-*  
父 心 下 △ 念。  
父作是念。(西田 2005:105)

我們看到，(一) 𐰽𐰆 *lə-* 前面還可以有詞頭 𐰽𐰆 *rjɿ<sup>2</sup>* ((53) 句)、𐰽𐰆 *wjɿ<sup>2</sup>* ((56) 句)。可見 (52) 句的 𐰽𐰆 *·ja<sup>1</sup>*，儘管可以漢字「一」對注，還是應該分析為詞頭；然則 𐰽𐰆 *·ja<sup>1</sup> lə-* 是動詞，作核心動詞 𐰽𐰆 *tsjiij<sup>2</sup>*「解」的狀態，極言其“瞬間、短暫”的時量。(二) (50) 句的 𐰽𐰆 *thjɿ<sup>2</sup>* 則應該是獨用的指示代名詞，作不及物動詞 𐰽𐰆 *lə-*「念」的補足語，整個 𐰽𐰆 𐰽𐰆 *thjɿ<sup>2</sup> lə-*，又是作格動詞 𐰽𐰆 *wji<sup>1</sup>* 的賓語。

綜合以上《法華經》譯文的觀察，西夏語的 𐰽𐰆 *tshjɿ<sup>1</sup>*、𐰽𐰆 *lə-* 取其「稱念」義，都是謂詞性的語彙、主要就是作動詞用。至於兩者語法和語義內涵的差異，可以簡單歸納暫時性的結論如下：

𪛗 tshjɿɿ<sup>1</sup> 是及物性的動詞，落實於語句，一定要有「客體」，是為內部論元（3.2.1 節）。𪛗 tshjɿɿ<sup>1</sup> 前面可以加詞頭（如 (38) 句之 𪛗 wjɿ<sup>2</sup>），可以有動量狀語（如 (44) 句）；如果後加作格動詞 𪛗 wji<sup>1</sup>，則 𪛗 𪛗 tshjɿɿ<sup>1</sup> wji<sup>1</sup> 必有受事者，顯性的定指受事者帶格標記 𪛗 ·jij<sup>1</sup>（如 (39) 句）。

𪛗 lə<sup>-</sup> 則是不及物的感官動詞，必要論元是起心動念的主體，如 (54) 句的 𪛗 𪛗 lu<sup>2</sup> gjɿ<sup>2</sup>「窮子」、(56) 句的 𪛗 wja<sup>1</sup>「父」；其餘準論元的語句成分，都是 𪛗 lə<sup>-</sup> 的補足語。𪛗 lə<sup>-</sup> 也可以前加不同的詞頭（至少有 𪛗 wjɿ<sup>2</sup>、𪛗 rjɿ<sup>2</sup>、𪛗 ·ja<sup>1</sup>），常與 𪛗 sjwɿɿ<sup>1</sup>、𪛗 sjij<sup>2</sup> 連用，形成狀述結構複音詞；<sup>45</sup> 如果後面還有其他非感官動

<sup>45</sup> 參看注 33。𪛗 sjwɿɿ<sup>1</sup>、𪛗 sjij<sup>2</sup> 與 𪛗 lə<sup>-</sup> 的關係，還有待進一步琢磨。已有不少跡象，顯示 𪛗 lə<sup>-</sup>、𪛗 sjij<sup>2</sup> 是「同義異形詞」。如〈從地踊出品〉的 𪛗 𪛗 𪛗 tshja<sup>2</sup> sjwɿɿ<sup>1</sup> sjij<sup>2</sup> njwi<sup>2</sup>（西田 2005:96）與〈普賢菩薩勸發品〉的 𪛗 𪛗 𪛗 tshja<sup>2</sup> bju<sup>1</sup> sjwɿɿ<sup>1</sup> lə<sup>-</sup>（同上：215），都對譯漢語的「正憶念」。如果比較〈勸持品〉不分句的「唯願世尊不以爲慮」、分句的「唯願不爲慮」、及〈藥王菩薩本事品〉的「汝等當一心念」，𪛗 lə<sup>-</sup>、𪛗 sjij<sup>2</sup> 似乎有如基本式和衍生式的關係，而 𪛗 sjij<sup>2</sup> 相當於衍生語式。

(57)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lew<sup>1</sup> tji<sup>1</sup> rjur<sup>1</sup> pju<sup>1</sup> tji<sup>1</sup> sjwɿɿ<sup>1</sup> sjij<sup>2</sup> nja<sup>2</sup>  
唯 願 世 尊 勿 慮 -你。  
唯願世尊不以爲慮。（西田 2005:74）

(58)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lew<sup>1</sup> tji<sup>1</sup> tji<sup>1</sup> sjwɿɿ<sup>1</sup> lə<sup>-</sup>  
唯 願 勿 慮。  
唯願不爲慮。（西田 2005:77）

(59)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nji<sup>2</sup> njɿ<sup>2</sup> zji<sup>2</sup> ·ja<sup>1</sup> njij<sup>1</sup> wjɿ<sup>2</sup> lə<sup>-</sup> nji<sup>2</sup>  
汝 等 皆 一 心 △ 念 -你們。  
汝等當一心念。（西田 2005:181）

像 𪛗 lə<sup>-</sup>：𪛗 sjij<sup>2</sup> 這樣，缺乏音韻對應的「同義異形詞」，並非孤例。同樣見在《法華經》的 𪛗 wor<sup>1</sup>：𪛗 sjwi<sup>1</sup>，可能就是平行的例子。比較 (60)、(61) 兩句，應以 𪛗 sjwi<sup>1</sup> 相當於衍生語式。

(60)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tshjɿ<sup>1</sup> zjo<sup>2</sup> rjur<sup>1</sup> pju<sup>1</sup> sā<sup>1</sup> mej<sup>2</sup> ɣa<sup>2</sup> lhjɿ<sup>1</sup> lhji<sup>2</sup> ·ja<sup>1</sup> wor<sup>1</sup>  
爾 時 世 尊 [三 昧] 於，安 詳 △ 起。  
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西田 2005:23）

(61)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bji<sup>2</sup> džju<sup>2</sup> sjij<sup>2</sup> tji<sup>1</sup> sjwi<sup>1</sup> nja<sup>2</sup>  
下 劣 想 莫 生 -你。  
汝莫（輕彼國）生下劣想。（西田 2005:188）

看到這樣的語句、有這樣的動詞形式，其實已經不是原型「基本式：衍生式」所能充分解釋的問題了。所謂「同義異形詞」，一樣不能充分彰顯這類動詞相對的語法意義。因為字形字音都不相同、而且沒有顯然的音韻轉換關係的一對詞，即意謂著內涵不同的語義徵性基礎，而不可能是「同義」詞了。然則我們必須設想，這樣的一對詞，必然在一個進階的層次，共享某種我們至今還不充分

詞，則 𐵇  $l\text{-}$ （包括其補語）轉為該動詞的賓語（如 (49)、(50) 句），不論是否賓語帶有名詞化的標記。

### 4.3 語言的羅網：𐵇 $l\text{-}$ “心念”、𐵇 $tshj\text{++}^1$ “口誦”與 𐵇 $tshj\text{++}^1$ “行列”

以上，透過語料分析提供的後設句法規則，西夏語的 𐵇  $l\text{-}$ 、𐵇  $tshj\text{++}^1$ ，語言行為應有明確分野。𐵇  $l\text{-}$  之表徵“心念 (thinking)”的語義、與 𐵇  $tshj\text{++}^1$  之表徵“口誦 (reading, reciting)”的語義，也顯然有別。

語言背後的思惟概念，在“思惟”與“念誦”之間，也許不盡然可以判然二分，想必有一片錯綜交疊的灰色地帶。前述西夏語的 𐵇  $tshj\text{++}^1$  用來翻譯漢語的「念」((48) 句)、及 𐵇  $l\text{-}$  𐵇  $tshj\text{++}^1$  連言翻譯漢語的「數珠」、意思是「稱念」((41) 句)，便可以視為灰色地帶的具體反映。下面兩段佛經翻譯，則以文本語境的形式對概念的錯綜交疊作了進一步的詮釋。

- (62) 𐵇 𐵇 𐵇 𐵇 𐵇 𐵇 𐵇 𐵇 𐵇 𐵇 𐵇 𐵇 𐵇 𐵇 𐵇  
 $tjij^1 thja^1 tsjiir^1 dzjiij^2 thj\text{+}^2 lw\text{er}^2 rej\text{r}^2 kha^1 \cdot jw\text{r}^2 dji^2 gjwi^2 wo^2 phj\text{+}^1 mji^2 dju^1$   
 若彼法師此經中文字句義忘失，有  
 𐵇 𐵇 𐵇 𐵇 𐵇 𐵇 𐵇 𐵇 𐵇 𐵇 𐵇 𐵇 𐵇 𐵇  
 $tsj\text{+}^1 \acute{z}ji^2 l\text{-} \cdot jjiij^1 \eta wu^2 tsj\text{+}^1 tsjiij^2 phjo^2 \eta a^2$   $nioow^1 tsj\text{+}^1 thow^1 lo^1 d\acute{z}ji^1 \acute{z}ji^2 \cdot jjiij^1$   
 亦，皆憶持而，開悟令-我。復 [陀羅尼] 總持  
 𐵇 𐵇 𐵇 𐵇  
 $yie^2 mjij^1 khj\text{+}^1 \eta a^2$   
 礙無，與-我。

若彼法師，於此經中，文字句義，所有忘失，皆令憶持，能善開悟，復與陀羅尼，總持無礙。(七：104) <sup>46</sup>

明白的語法內涵。又承蒙審查人之一指出，(61) 句的 𐵇  $\acute{s}jwi^1$  與 (49) 句的 𐵇  $\acute{s}jwo^1$ ，才是基本式和衍生式的關係，但是音韻關係不明（又可參看注 28）。

<sup>46</sup> 這一句漢語的「陀羅尼」，應係梵語 *dhāraṇī* 之音譯；若義譯，則為「總持」。漢譯之「陀羅尼 (dhāraṇī)」，也可以指涉「咒語 (vidyā)、真言 (mantra)、密語」等，即佛陀真實、祕密之言語與教示。「陀羅尼」又是一種能力。根據《大智度論》卷五：「何以故名陀羅尼。云何陀羅尼。答曰。陀羅尼秦言能持。或言能遮。能持者。集種種善法。能持令不散不失。譬如完器盛水水不漏散。能遮者。惡不善根心生。能遮令不生。若欲作惡罪。持令不作。是名陀羅尼。」。及《佛地經論》卷五：「陀羅尼者。增上念慧能總任持無量佛法。令不忘失。於一法中持一切法。於一文中持一切

- (63)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thja<sup>1</sup> dzjwo<sup>2</sup> tjij<sup>1</sup> wja<sup>1</sup> sej<sup>1</sup> lwər<sup>2</sup> rej<sup>2</sup> kha<sup>1</sup> ·ja<sup>1</sup> gjwi<sup>2</sup> ·ja<sup>1</sup> ljaa<sup>1</sup> zji<sup>1</sup> dja<sup>2</sup> mji<sup>2</sup>  
 其 人 若 蓮 華 經 中 一 句 一 偈 時, △ 忘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tsjɿ<sup>1</sup> ɳa<sup>2</sup> thja<sup>2</sup> ·ji<sup>1</sup> zier<sup>1</sup> gu<sup>2</sup> gu<sup>2</sup> d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ji<sup>2</sup> ·jiɿ<sup>1</sup> zji<sup>2</sup> phjo<sup>2</sup> ɳa<sup>2</sup>  
 亦, 我 之 於 教, 與 共 讀 誦, 還 通 利 令 -我。  
 其人若於法華經, 有所忘失一句一偈, 我當教之與共讀誦還令通利。(西田  
 2005:214)

我們確實看到, 西夏譯文明顯受到漢譯的牽引。這是說, 西夏譯文的用詞受到漢譯的牽引; 並不表示譯文生硬、或扭曲原本語法。(62) 句的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tsjɿ<sup>1</sup> tsji<sup>2</sup> phjo<sup>2</sup> ɳa<sup>2</sup> 翻譯「能善開悟」, (63) 句的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ji<sup>2</sup> ·jiɿ<sup>1</sup> zji<sup>2</sup> phjo<sup>2</sup> ɳa<sup>2</sup> 翻譯「還令通利」, 完全是典型的西夏語句 (龔 2001); 及 (62) 句以加後綴明確主語指稱的 𐞗𐞧 𐞗𐞧 khjɿ<sup>1</sup> ɳa<sup>2</sup> 翻譯漢語的「與」, 也是西夏語特有的、凸顯說話者 (主語) 意志的表現 (林 2006c)。倘若從整個語篇看, 西夏語 (62) 句的 𐞗𐞧 𐞗𐞧 lə- ·jiɿ<sup>1</sup> 「憶持」與 (63) 句的 𐞗𐞧 𐞗𐞧 do<sup>1</sup> tshjɿɿ<sup>1</sup> 「讀誦」, 幾乎是同義詞, 也都遙遙以語言文字——(62) 句的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jwɿɿ<sup>2</sup> dji<sup>2</sup> gjwi<sup>2</sup> wo<sup>2</sup> 「文字句義」、(63) 句的 𐞗𐞧 𐞗𐞧 𐞗𐞧 ·ja<sup>1</sup> gjwi<sup>2</sup> ·ja<sup>1</sup> ljaa<sup>1</sup> 「一句一偈」為客體。於是, 本來表徵不同概念的語詞 𐞗𐞧 lə- “思惟”、𐞗𐞧 tshjɿɿ<sup>1</sup> “念誦”, 透過文本語境, 取得類似的語法功能。語言文字是客觀存在的界面, 可以念誦, 形象化思惟。

我以為, 也是語言文字連繫了 𐞗𐞧 tshjɿɿ<sup>1</sup> “念誦”與 𐞗𐞧 tshjɿɿ<sup>1</sup> “行列”的概念。人類的語言是個複雜奧妙的符號系統, 古人似乎傾向相信語言是天上神祇的恩典。例如聖經有「巴別塔 (Babel)」的故事, 而印度神話則有 Sarasvati 掌管語言之說; 佛教世界的 dhāraṇī, 也不妨視為語言神源說之一端。文字承載語言, 肯定是先民奪天工的發明, 所以「昔者倉頡造書, 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經訓》)。西夏文字的創制已經是現代歷史, 雖然不再是神話, 也要推源於天之子(《遼史·西夏傳》之李德明, 《宋史·夏國傳》之李元昊)。從常民的角度看, 語言猶如狼煙, 聲音轉瞬即逝, 反倒不如文字經久; 漢人的敬惜字紙, 便近乎文字崇拜。

無論如何, 經籍書冊確確實實是人類偉大的發明。怎麼想到要將聲音轉換成符號, 竟然能將無形象的思惟固定下來、長久保存? 文字, 不論是表音還是表意、

文。於一義中持一切義。攝藏無量諸功德故名無盡藏。」。換言之, 「陀羅尼」即「記憶 (總持)」佛陀真實、祕密之言語與教示的「能力」。



橫書或是直寫，總歸是金石竹木與乎布帛紙面上的有序排列物。瀏覽書籍上的文字，識與不識字，像不像看見具體名物在空間中的有序呈現？誦經或吟唱詩詞，文字的聲音在時間中輾轉迴旋，是不是也形成某種有序的律動？我們可不可以說，西夏人以 𐵇 tshjɿ<sup>1</sup> 表徵“念誦”與“行列”，也許不是那麼偶然；而是將具體名物的觀察投射到抽象思惟，以空間認知轉換時間中語言、心念的律動？

## 5. 𐵇𐵇𐵇𐵇 lə- lə- twe<sup>2</sup> tve<sup>2</sup> 「念念相續」——代結束語

今存西夏語譯《六韜》，只得 280 行，解讀居然耗去了數年的光陰。區區兩個字，為什麼西夏人以 𐵇 𐵇 tshjɿ<sup>1</sup> ljuw<sup>1</sup> 翻譯漢語的「芒間相去」，讓我琢磨經年。我不是走在通往預定目的地的大馬路上，處處有數不清的岔路、時時得提防歧路亡羊。

學者通常從考古文物、史籍載記，乃至西夏人彙編翻譯自古典中國的文獻中，試圖指出西夏人經過有意識的篩選，將漢人的經典理念按照自己的認知呈現出來，從而發展出與原型漢人不太一樣的知識體系（例如 Kepping 1990，史金波等 1993，Solonin 1995，Kychanov 2000，聶鴻音 2002, 2007 等）。本文謹守語言學的立場，我期望能以具體的語料，考察編譯者如何以西夏語加工創造的過程。及論證西夏人如何理解古典漢語並加以呈現，一定程度乃是取決於西夏語本身的性質。

本文的討論，首先應該能指明一個現象，閱讀任何夏漢對譯語料，理應一視同仁。根據漢譯佛經翻譯的西夏文佛經，已經不容我們還說，西夏譯文遷就經典、字字直譯了。事實上，已經有不少文獻紀錄顯示，西夏人之翻譯漢語的文獻，有政治教化的強烈意識。<sup>47</sup> 我們本來就應該預期，譯事必然是在慎重、精確解讀原典之後為之。其次，西夏人翻譯漢語經典時，往往帶有的、某些與原典不完全一樣的文化意涵。本文也有充分的例證說明，譯本相對於原典，雖然使用同樣的標題、共有某些語彙，譯本形同新的文本。欲理解西夏彙編翻譯文獻所呈現的種種變貌，也不能不考慮西夏語自有其不同於漢語的本質；與漢語概念相當的西夏語彙，未必語法的內涵性質一一對當。因此，翻譯的結果，便往往創造出不全然符

<sup>47</sup> 論正史，西夏歷史僅見於《宋史·夏國傳》，其中曰：「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可謂言簡意賅。除了《宋史·夏國傳》之外，漢文記錄的相關討論，請參考吳天墀（1980），白濱（1992）。以西夏文書寫的紀錄，首推《掌中珠·序》，及現存各種西夏碑碣銘文、譯經序跋、發願文、題記等均可參考；尤其請看史金波（1993）《西夏佛教史略》。林（2002, 2006d）根據《六韜》釋文、及（2006c）初探《法華經》，也作了相關討論。當然，現存各種譯自漢語的佛經、儒學典集或世俗文獻的西夏文本，本身就是無可辯駁的證言。

合原典的、新的文本意義。

下面，總結本文語句分析的暫時性結論。

(一) 西夏語的 𐵇 tshj<sup>1</sup>、𐵈 bio<sup>1</sup>、𐵉 khj<sup>2</sup> (、𐵈 𐵉 bio<sup>1</sup> khj<sup>2</sup>) 共有“行列、分布”的語義徵性，泛指人或事物在空間的分布，其狀態呈現某種規律或秩序。《掌中珠》的 𐵇 𐵈 tshj<sup>1</sup> lju<sup>2</sup>「簫」、及《孫子兵法》《六韜》的 𐵇 𐵈 tshj<sup>1</sup> ljuw<sup>1</sup>的 𐵇 tshj<sup>1</sup>，應該作“行列、分布”解。𐵇 tshj<sup>1</sup>、𐵈 bio<sup>1</sup> 作為小句述語，基本上是狀態動詞，可以單用、重疊，或前加狀語；𐵈 bio<sup>1</sup> 後還可以有作格動詞 𐵇 wji<sup>1</sup> (如 (14) 句)，或與其他動作動詞構成述補結構複詞。𐵉 khj<sup>2</sup> 偶見用如單位名詞，本質上應該是動作動詞，經常與 𐵈 bio<sup>1</sup> 連用；若 𐵈 bio<sup>1</sup> khj<sup>2</sup> 後面有使役動詞 𐵇 phji<sup>1</sup>，𐵈 bio<sup>1</sup> khj<sup>2</sup> 用如及物動詞 (如 (27) 句)。

(二) 《掌中珠》的 𐵇 𐵈 𐵉 𐵇 ·j<sup>2</sup> r<sup>2</sup> l<sup>2</sup> tshj<sup>1</sup>「瓔珞數珠」、𐵇 𐵈 𐵉 t<sup>2</sup> tshj<sup>1</sup> rjar<sup>1</sup>「閤門司」之用 𐵇 tshj<sup>1</sup>，取其另一義“念誦”。這樣的 𐵇 tshj<sup>1</sup> 是及物性的動詞，以「客體」為內部論元。如果後加作格動詞 𐵇 wji<sup>1</sup>，則 𐵇-𐵇 tshj<sup>1</sup> wji<sup>1</sup> 必有受事者，顯性的定指受事者帶格標記 𐵇 ·jij<sup>1</sup> (如 (39) 句)。這樣的 𐵇 tshj<sup>1</sup> 之語法行為，與 𐵈 l<sup>2</sup> “思惟”、𐵉 tshji<sup>2</sup> “講、說”密切相關。從音韻形式的關係推論，西夏語的 𐵇 tshj<sup>1</sup>：𐵉 tshji<sup>2</sup> 可能是一對同義異形詞，以 𐵉 tshji<sup>2</sup> 為基本式 (注 28)。平行但缺乏表面音韻對應的詞對，還有 𐵈 l<sup>2</sup>：𐵇 sjij<sup>2</sup>、𐵇 wor<sup>1</sup>：𐵇 sjwi<sup>1</sup>，而以 𐵇 sjij<sup>2</sup>、𐵇 sjwi<sup>1</sup> 為衍生式語形 (注 45)。

(三) 本文主要的延伸討論，是關於 𐵇 rjar<sup>1</sup> zji<sup>1</sup> 的語法性質。根據 (28) 句《法華經》的 𐵇 𐵈 𐵉 𐵇 ph<sup>2</sup> njir<sup>2</sup> nj<sup>1</sup> ljuw<sup>1</sup> ·ja<sup>1</sup> khia<sup>1</sup> rjar<sup>1</sup> zji<sup>1</sup>「其樹去臺盡一箭道」，推論 𐵇 zji<sup>1</sup> 用在這裡是實詞義的動詞、對當的是漢語的「盡」，意思是“竭盡、極言達至物量或動能的極限”。西夏語的 𐵇 zji<sup>1</sup> 作為表徵“充量、極限”的實詞義的動詞，典型的類似用法，莫如 (29) 句 (注 20)。這個推論是否能適用所有的 𐵇 zji<sup>1</sup>，還有待進一步檢看其他語料。<sup>48</sup> 但是，這個推論至少可以妥善的說明下面兩個《類林·豪富篇·石崇》的語句：<sup>49</sup>

<sup>48</sup> 參看注 20-e。根據《文海》85.251，𐵇 rjar<sup>1</sup> 是表示位移的語助詞；68.141，𐵇 zji<sup>1</sup> 則是計量詞。及史金波等 (1993)，多以「許 (取義當為「表示約略估計數」)」對注 𐵇 zji<sup>1</sup>，並可參考。

<sup>49</sup> 參看注 48。(a) 這兩句話對譯《類林雜說》的「(愷以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以錦)步障五十里」，描述的是王愷與石崇極盡豪華的門富行徑。按古代漢語的「步障」，是為名物之詞；指涉富貴人家出門，尤其是內眷不欲路人看見，用以遮蔽路的兩側之屏幕。西夏文本對應「步障」的，是 𐵇 𐵈 𐵉 𐵇 l<sup>2</sup> (nja<sup>1</sup>) l<sup>2</sup> dzji<sup>1</sup> tj<sup>2</sup> rjar<sup>2</sup> wji<sup>1</sup>，似乎是“(以紫絲布、錦)遮蔽「地面」，以為走路的地方”之意。(b) 還可以留意，(64) 句的 𐵇 𐵈 l<sup>2</sup> l<sup>2</sup> 對 (65) 句的 𐵇 𐵈 l<sup>2</sup> nja<sup>1</sup> l<sup>2</sup>，動詞詞頭 𐵇 nja<sup>1</sup> 的有無，究竟表徵什麼語法意義？(65) 句的詞頭，似乎既無關體貌 (aspect)，也不盡然指示「趨向」(參看林 2007)。

- (64) 頌 發 蚡 輶 磬 結 媛 龐 發 黠 禿  
 ljɿɿ<sup>1</sup> ɣa<sup>2</sup> bjuu<sup>2</sup> rjar<sup>1</sup> zjiɿ<sup>1</sup> ljɿ<sup>2</sup> la<sup>2</sup> dʒjiɿ<sup>1</sup> tji<sup>2</sup> rjɿɿ<sup>2</sup> wji<sup>1</sup>  
 四 十 里 遠 盡，地 障，行 處 △ 爲。  
 步障四十里。(L. 459-4)
- (65) 倭 發 蚡 輶 磬 結 媛 媛 龐 發 黠 禿  
 ŋwə<sup>1</sup> ɣa<sup>2</sup> bjuu<sup>2</sup> rjar<sup>1</sup> zjiɿ<sup>1</sup> ljɿ<sup>2</sup> nja<sup>1</sup> la<sup>2</sup> dʒjiɿ<sup>1</sup> tji<sup>2</sup> rjɿɿ<sup>2</sup> wji<sup>1</sup>  
 五 十 里 遠 盡，地 △ 障，行 處 △ 爲。  
 步障五十里。(L. 459-5)

## 引用文獻

- Cheng, Lisa Lai-Shen, and Rint Sybesma. 1998. Yiwan tang, yige tang: classifiers and massifier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28.3:385-412.
- Gong, Hwang-cherng (龔煌城). 1982.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Tangut script.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3.1:167-187. Also in *Collected Papers on Tangut Philology*, 267-283.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02.
- Gong, Hwang-cherng. 1989. Case postpositio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Tibetan Studies*, Vol. 2, 1-10. Taipei: The Committee for Tibetan Studies.
- Gorbacheva, Z. I. (戈巴契娃), and E. I. Kychanov (克恰諾夫). 1963. *The Catalog of Tangut Transcript and Block-printed by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ademy of Science, Russia* [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西夏文抄本與刻本目錄].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sup>nd</sup> edi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pping, Ksenia B. (克平). 1979. *The Tangut Translation of Sun Tzu* (孫子).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Kepping, Ksenia B. 1983. *The Grove of Classifications: A Lost Chinese Encyclopedia in Tangut Translation* [西夏語譯《類林》].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Kepping, Ksenia B. 1985. *Тангутский язык—Морфология* [The Tangut Language—Morphology] [西夏語的構詞法].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Kepping, Ksenia B. 1990. *Вновь собранные записи о любви к младшим и почтении к старшим* [新集慈孝記]. Moscow: Nauka.

- Kychanov, E. I. (克恰諾夫). (ed.) 1999. *Ancient Documentary Catalog of Buddhism in Tangut by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ademy of Science, Russia* [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西夏語譯佛經敘錄]. Kyoto: Kyoto University. (in Russian)
- Kychanov, E. I. 2000. *Запись у алтаря о примирении Конфуция* [夫子祭壇調停記].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Nevsky, N. A. (Nevskij, N. A., 聶斯克, 一名聶歷山). 1960. *Tangutskaya Filologia* [*Tangut Philology*], 2 vols. Moscow: Oriental Literature Publishers.
- Radford, Andrew. 1997. *Syntax: A Minimalist Introduc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fronov, M. V. (索孚洛諾夫, 一名蘇敏). 1968. *Grammar of the Tangut Language*, 2 vols. Moscow: Nauka. (in Russian)
- Solonin, K. J. (索羅寧). 1995. *The Twelve Kingdoms, Translated from Tangut, Annotated and Commented*. Orientalia Series Vol. 2. St. Petersburg: St. Petersburg Center for Oriental Studies.
- Tang, Chih-Chen Jane (湯志真). 2005. Nouns or classifiers: a nonmovement analysis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3:431-472.
- 中央研究院計算機中心開發製作. 1997.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 1.3 版)。台北：中央研究院。
-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編輯. 2006. 《大正新脩大藏經》。台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 王靜如. 1932-1933. 《西夏研究》第一輯、第二輯、第三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 8、11、13。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史金波. 1993. 《西夏佛教史略》(在台初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史金波, 白濱, 黃振華. 1983. 《文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史金波, 黃振華, 聶鴻音. 1993. 《類林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白濱. 1992. 〈西夏的學校與科學制度〉, 《西夏文史論叢》1:17-31。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安可思. 1991. 《西夏語代名詞後綴功能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碩士論文。
- 西田龍雄. 1964-1966. 《西夏語の研究：西夏語の再構成と西夏文字の解讀》。東京：座右寶刊行會。
- 西田龍雄. 1975-1977. 《西夏文華嚴經》。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
- 西田龍雄. 2004. 〈西夏語文法新探〉, 林英津等編輯《漢藏語研究：龔煌城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353-381。《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西田龍雄編譯. 2005. 《西夏文「妙法蓮華經」》。東京：創價學會。

- 吳天墀. 1980. 《西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佛光山電子大藏經委員會製作. 2000. 《佛光大辭典》。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李范文 (李範文). 1986. 《同音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李範文編著. 1997. 《夏漢字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范文主編. 2005. 《西夏研究》第一輯：《同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林英津. 1994. 《夏譯《孫子兵法》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之 28。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林英津. 2002. 〈西夏語譯《六韜》釋文札記〉，《遼夏金元史教研通訊》5:61-102。
- 林英津. 2004. 〈西夏語文獻導讀：(I) 緒言〉，《遼夏金元史教研通訊》9:147-175。
- 林英津. 2006a. 〈西夏語文獻解讀與西夏語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通訊》14.2:103-110。
- 林英津. 2006b. 《西夏語譯《真實名經》釋文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之八。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林英津. 2006c. 〈從語言學的觀點初探西夏語譯《法華經》——兼評西田龍雄 2005 編譯《西夏文「妙法蓮華經」〉〉，張永利、黃美金、何大安編輯《百川匯海：李壬癸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687-724。《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林英津. 2006d. 〈論西夏語文獻對漢語經典的詮釋：以西夏語譯《六韜》為例〉，《國際中國學研究》9:133-160。
- 林英津. 2006e. 〈簡論西夏語譯《勝相頂尊怙持功能依經錄》〉，《西夏學》1:61-68。
- 林英津. 2007. 〈西夏語「空間位移」的表述〉，柯理思 (Christine Lamarre)、大堀壽夫編《空間移動の言語表現の類型論的研究 I：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の視点から》[*Typological Studies of 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 of Motion Events*, Vol. 1: *Perspectives fro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139-190。東京：東京大學。
- 季羨林序，蔣忠新編注. 1988. 《梵文《妙法蓮華經》寫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馬忠建. 1987. 《西夏語語法若干問題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位論文。
- 骨勒茂才. 1190. 《番漢合時掌中珠》，羅福成 1924 手抄本。天津：貽安堂經籍鋪刊行。
- 骨勒茂才著，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整理. 1989. 《番漢合時掌中珠》。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 1996-.《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陳炳應. 1993.《西夏諺語：新集錦成對諺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張珮琪. 2002.〈西夏語的 𐵇·jiɿ<sup>1</sup>〉,「藏緬語(含漢藏比較)工作營」研討講義。台北：中央研究院。
- 張珮琪. 2004.〈西夏語的體範疇〉,林英津等編輯《漢藏語研究：龔煌城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457-482。《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輯. 1932.《西夏文專號》(《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4.3)。
- 梅廣. 2003.〈語言科學與經典詮釋〉,《文獻及語言知識與經典詮釋的關係》,53-83。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 梅廣. 2004.〈解析藏緬語的功能範疇體系——以羌語為例〉,林英津等編輯《漢藏語研究：龔煌城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177-199。《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蔡條. 1930.《鐵圍山叢談》。上海：商務印書館。(可於「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直接檢索。)
- 聶鴻音. 1992.〈西夏譯本《論語全解》考釋〉,《西夏文史論叢》1:46-71。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聶鴻音. 1997.〈西夏本《孟子傳》研究〉,《國學研究》4:635-648。
- 聶鴻音. 2002.《西夏文德行集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
- 聶鴻音. 2007.〈呂注《孝經》考〉,《中華文史論叢》86:285-3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龔延明編著. 1997.《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
- 龔煌城. 1981a.〈西夏文字的結構〉,收錄於龔煌城(2002)《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247-266。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龔煌城. 1981b.〈西夏語中的漢語借詞〉,收錄於龔煌城(2002)《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339-428。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龔煌城. 1984.〈西夏文字衍生過程的重建〉,收錄於龔煌城(2002)《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285-301。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龔煌城. 1985.〈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及其衍生過程〉,收錄於龔煌城(2002)《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303-338。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龔煌城. 1993.〈西夏語韻母系統的擬測〉,未刊稿。

- 龔煌城. 2001. 〈西夏語動詞的人稱呼應與音韻轉換〉, 收錄於龔煌城 (2002) 《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 201-245。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龔煌城. 2002. 《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丙種二之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Received 14 November 2007; revised 14 July 2008; accepted 4 August 2008]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30,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minyag@gate.sinica.edu.tw

##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Tangut People's Cognitive Concepts Based on Chinese-Tangut Translation Texts: On Tangut 𐞗𐞙 tshj++<sup>1</sup> ljwu<sup>1</sup>, in *Liu-Tao*

Ying-chin Lin

*Academia Sinica*

According to the language reference books edited by the Tangut people, *Wen-Hai* and *Tong-Ying*, 𐞗 tshj++<sup>1</sup> in Tangut could mean 'recitation' and 'lining up'. In Tangut-Chinese translation texts, translated Buddhist sutras, and lay literature, 𐞗 tshj++<sup>1</sup>, when combined with 𐞗 do<sup>1</sup> '讀 (reading, recitation)'—a word borrowed from Chinese—forms the phrase 𐞗 𐞗 do<sup>1</sup> tshj++<sup>1</sup>, which is understood as 'recitation' 𐞗 tshj++<sup>1</sup>. When used alone, it corresponds to Sanskrit *saṃgīti*, meaning 'chanting (or reading)', and to Chinese '誦 (reading, reciting)'. Thus it can be ascertained that in the Tangut language 𐞗 tshj++<sup>1</sup> signifies 'recitation.' 𐞗 tshj++<sup>1</sup>, as a concept expressing 'recitation alone or together,' could have derived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verses and songs. It is a spoken language of human beings, a rhythm model shaped as time goes by.

The concept of 'lining up' in 𐞗 tshj++<sup>1</sup> in Tangut occurs several times in lay literature. In the Tangut version of *The Art of War*, '其營相去 (those camps are located apart)' is translated as 𐞗 𐞗 𐞗 thja<sup>1</sup> ljw<sup>1</sup> tshj++<sup>1</sup> ljwu<sup>1</sup>, meaning 'qi-ying-lie-jian' in Chinese; and in the Tangut version of *Liu Tao*, 𐞗 𐞗 tshj++<sup>1</sup> ljwu<sup>1</sup> could almost equate with '芒間相去 (space of the two)' of the original. In either example, there is no proper corresponding character for 𐞗 tshj++<sup>1</sup> in Chinese. It could be said that 𐞗 tshj++<sup>1</sup> is a classifier substituting for a previously occurring noun. After examining a lot of translation corpus, we assume that 𐞗 tshj++<sup>1</sup> might not only signify 'lining up', but the state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umans or things manifests in a certain law or pattern. Thus, 𐞗 tshj++<sup>1</sup>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lining up' or 'distribution'.

What this paper intends to show is that 𐞗 tshj++<sup>1</sup> in Tangut means simultaneously 'recitation' and 'lining up.' This phenomenon probably reflects how the Tangut people adjusted themselves psychologically as well as cognitively in the process of borrowing Chinese language as well as ordinary culture. This corpus-based paper argues that the Tangut people's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classics depended, to some extent, upon the Tangut language itself. To explore the nature of Tangut, this paper, through an analysis of sentence structure, also reviews certain quasi-functional words of Tangut.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some inference for the subcategory of certain Tangut verbs.

Key words: Tangut grammar, writing form, translating, 𐞗 𐞗 𐞗 (chanting sutra), 𐞗 𐞗 𐞗 (muktāhāra, pāsakamālā), 𐞗 𐞗 (Department of ceremonies), 𐞗 𐞗 (lining up in certain order), 𐞗 𐞗 (space of the two)